皇清經解續編

国立国会図書館
698
178

公羊義疏六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七年
盡二十一年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疏〕左氏穀梁孔瑗作孔奐奐瑗聲相近繁露隨本消息云其明年楚屈建會諸夏而張中國謂伐鄭之明年也彼下云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疏〕穀梁鱄作專省文也正左氏昭二十年傳乃見鱄字子鮮當作專爲使專諸刺僚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刺客傳漢書古今人表吳越春秋新書淮難篇鹽鐵論勇篇並作專諸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注〔據與射姑

同〔疏〕注據與射姑同○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注據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此據與彼同也 **爲爲殺甯喜出奔**〔注〕據非同姓〔疏〕注據非同姓○承上注據與射姑同問也 **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注〕黜猶出逐〔疏〕衛世家云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文子甯惠子食皆往固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歌之以怒孫文子報獻公文子遂攻出獻公是甯殖雖怨獻公而攻出獻公則孫氏也○注黜猶出逐○廣雅釋詁黜去也國語周語王黜翟后注黜廢也說文黑部黜貶下也是年左傳何以黜朱於朝注黜退也**我即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即作則按即猶若也寡人即不起此病言若不起此病也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即不起此病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三年傳爾即死言爾若死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是也則亦通王莽傳則時成創注則時即時是也 **女能固納公乎**〔注〕固猶必也喜者殖子殖本與孫氏共立剽

而孫氏獨得其權故有此言〔疏〕注固猶必也○國策秦策王固不求生也注固必也呂覽本味固不獨又任數云其說固不行高注皆云固猶必也也又齊策亦謂必將先奔也○注喜者至此言○衛世家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殖與孫氏共立剽也彼又云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寧又云甯喜與孫林父爭權明孫氏獨得其權故甯與爭也 **喜曰諾**〔疏〕上二十年左傳甯惠子疾召悼子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是年左傳又曰右宰穀曰得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子苟欲納我諸本脫欲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沔官書本春秋集傳釋義皆作子苟欲納我 **吾請與子盟**〔注〕盟者欲堅固喜意〔疏〕二十六年左傳子鮮不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郎所欲盟辭也故注謂欲盟固喜意 **喜曰無所用盟**〔注〕時

喜見獻公多詐欲使公子鱄保之故辭不肯盟曰臣納君義
也無用爲盟矣〈疏〉經傳釋詞云所語助也無所用盟無用爲
無辱大禮也禮記檀弓君
命義皆同○注時喜至盟矣○左傳文二年左傳君無所辱命成二年左傳君無所辱
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明獻公
多詐也辭曰臣納君義也云云葢何氏以意言之請使公子
鱄約之〈注〉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疏〉注喜素至獻公○
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
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
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
與之約矣〈疏〉即左傳所謂使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紲〈注〉紲馬
紲也〈疏〉注紲馬至紲也○釋文羈紲本又作馽成二年左傳韓
文引三蒼云紲紲也詩小雅白駒紲之維之傳紲紲也莊子釋
有客言授之紲箋紲紲也說文馬部馽紲馬从馬口其足引
左傳韓厥執馽馬前或从糸執聲作紲莊子馬蹄云連之以
羈馽馬釋文馬司馬向崔本並作縶崔云紲前兩足也羈者廣

雅云羈勒也說文罽馬絡頭也或作羈經傳
省作羈釋名釋車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疏〉史記
傳臣之胸不足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即鈇椹質
即鑕彼注云椹莖椹也質莖刀也分爲二失之禮記中庸不
怒而民威於鈇鉞然後殺鈇者有刃之物鑕則
所用以藉者也周禮囿人職射則充椹質杜子春讀爲齊人
鈇椹之椹園人所習故使
職也漢掌畜官斫莖即此
木質也詩大雅公劉篾鍛石所以爲鍛質葢質也椹也鑕也
一物也其質或以石或以
世之砧即其遺制故爾雅
砧響發擣衣所用古詩蔡
石是也爾雅之椹當以木爲之詩殷武方斲是虔篾引雅訓
解之云正斲于椹上是也若鈇鑕連稱者當以金爲之史記
張蒼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注質椹也漢書項籍傳身伏
斧質皆是葢凡藉物者皆可得質名爲取其體堅固乃克受
足皆得此名也玉篇鈇鑕砧也〈疏〉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
孽之事也〈注〉僕從者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疏〉注僕從
者○廣雅釋詁僕使也詩小雅正月并其臣僕箋人之尊卑有十等
僕第九臺第十賈子服疑僕亦臣禮也文選注引廣雅云僕

謂附著於人○注庶孽至孽生○說文子部孽庶子也漢書吳王濞傳故庶子悼惠王注孽亦庶也史記呂不韋傳子楚泰諸孫孽索隱非嫡正之子曰孽漢書賈誼傳庶人嬖妾注嬖庶賤者禮記玉藻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爲枿聲之誤枿卽蘖廣雅釋詁孽餘也後漢書虞延傳注孽伐木更生者也書盤庚若顚木之有由孽是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注〉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疏〉注鱄見至敢保○上二十六年左傳子鮮對敬姒曰君無信臣懼不免又右宰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亦謂其多詐不可保也故又曰子鮮在何益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注〉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疏〉校勘記云非甯氏與孫氏唐石經原刻下有也字後磨改重刻刪去故次行九字按紹熙本亦無也字字此獻公激之辭也**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疏〉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約歸至殺甯喜**〈注〉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疏〉左傳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是獻公但恐不克然通義云殺甯喜不以討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注〉去至克同義○說文心部慙愧也又忄部慙恚也玉篇恨怒也左傳曰子鮮曰逐慙恚出奔晉通義云既愧負甯氏又以**慙恚不能保獻公**〈疏〉注慙恚至獻公○說文心部慙愧也又忄部慙恚也玉篇恨怒也左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將濟于河攜其妻子**〈注〉攜猶提也〈疏〉校勘記云監本同唐石經攜作攜毛本作挈注同係臆改按紹熙本亦作攜○注攜猶提也○廣雅釋詁云攜提也淮南覽冥訓相攜于道注攜引也說文手部攜提也**而與之盟**〈注〉恐乘舟有風波之害己意不得展故將濟豫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注〉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者見獻公無信刺鱄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皆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

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不

爲君漏言者卽漏言當坐殺大夫不得以正葬正葬明喜有

罪疏 左傳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

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注怨之深也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專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衛○注昧昧無割義釋文音也按昧無割義釋文音彊國云是猶欲壽而刎又引字略斷首曰刎刎也亦作物方言物離也吳越曰物陸音亡粉反不知昧有刎義不必有刎音也又音未未當作末又音蔑二音皆是也集韻引字林抹撥滅也莊十二年傳側首曰撥抹昧同音亦得有割義○注時割至彼矣○戰國策齊策云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君相與刎羊而約曰後世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臯若此皆與此同是盟也而兼詛矣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獲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詩小雅巷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詛牲不定惟便所宜孔疏謂

詛用一牲故此用雞也○注傳極至大忠○正以獻公出奔終爲甯納知鱄不能救也移心事剽背爲姦約未知何指甯氏得罪二君殺不爲過特獻非殺甯之人故爲小負鱄棄絕大倫徑守小信春秋所不與也新語十一云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信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而食不明之效也而穀梁傳謂專之去合乎春秋彼注引何君廢疾云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釋之曰甯喜以君雖弒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出喜得入己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己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難親專又與喜爲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徵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亦宜乎劉氏逢祿難曰甯喜之殺不去大夫與里克同文惡獻公之盜國非惡其背約也專於獻之未出既不能維持其君臣及其人也又與喜約共弒剽至喜執殺乃徒執其以爲是喜之黨而已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春秋繼三王而撥亂豈其重盟約乎既云專爲喜黨又以徵子去紂例之傎不於倫莫此爲甚○注不爲至有罪○文六年傳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君漏言當坐殺無罪大夫故去葬而晉襄書葬者以殺在葬

後故也此獻公書葬明
甯喜非無罪見殺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巳月之六日

曷爲再言豹注據盟于首戴是也**殆諸侯也**注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錄之疏注殆危也○禮記大學亦曰殆哉注殆危也論語爲政多見闕殆包曰殆危也說文歹部殆危也

曷爲殆諸侯注據首戴不殆**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注衛侯衎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原先見此者衎負鱄殺喜得書葬嫌於義絕可欲起其小負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疏左傳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往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是石惡爲甯喜黨與故曰惡人之徒也繁露隨本消息云石惡

之徒聚而成羣則不止石惡一人劉氏敞詁箋云何以殆諸侯自是晉弱楚強諸侯奔走夷狄也曰者惡楚詐也惡人之徒如蔡公孫歸姓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非止石惡也○注衎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良霄孔瑗後亦皆弒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雜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爲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義較備足○注先見至小負○獻公書葬見下二十九年再書豹殆諸侯以起獻公小負故也○注會盟至豹也○郎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以再書豹故也解詁箋云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而後凡也會盟再出不舉重者殆諸侯也通義云會盟一地不舉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亦通○注石惡至是也○郎下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故知爲甯黨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后閻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弒其君莒人弒其君之應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亥朔據麻爲十一月左氏傳作十一月是也傳云辰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此則左氏之誣閏在前年故此年申戌之月皆乙亥朔若如左氏刪去前閏則爲未酉月之朔非辰在申也姚秦時姜岌作三紀甲子麻亦謂考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譏傳爲違謬

長厤曲附左氏而於此年十一月後頓置兩閏更爲無稽竊意古厤經歲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小餘成日至四年而增爲六十六者爲閏年二十六年小餘已成一日至十七年小餘不滿日法九月朔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卽新法之閏年別月仍爲乙亥故傳以爲再失閏所謂閏者卽新法之閏年別於整年而言也三統譜會傳文而以魯厤爲失閏月于前故以傳之十一月爲九月耳卽謂時厤失閏則此年之十一月爲十二月如經所書不得係乙亥朔爲十一月既係十一月是傳已增閏於前以正之外更增一閏乎又按律厤志劉歆說云魯厤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厤以爲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爲孟統五十三章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也○注是後至之應○卽下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鄧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閻殺下音試此二弑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故作弑此無釋文故作殺此弑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劉以傳作十一月故云司厤以爲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爲孟統五十三章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也○注是後至之應○卽下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鄧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閻殺下音試此二弑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故作弑此弑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鄧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閻殺下音試此二弑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故作弑此弑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絕滅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也鄧本后作後紹熙本同當據正校勘記云釋文閻殺下音試此二弑字亦當作殺音試因上有釋文故作弑此弑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七年十二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注豹羯爲政之所致疏成元年無冰注云豹羯爲政之所致疏向書曰舒恆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舊疏云偏指豹羯者正以數年以來專見豹羯之事明是時豹羯用事也卽上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羯侵齊二下文秋仲孫羯如晉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以下于宋之屬是也按成元年指季孫行父專權所致此時不見季孫用事故斥叔仲也五行志中之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彼兵十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擯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疏通義云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注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疏注公方至所致

○校勘記云鄂本久作欲此誤舊疏云卽下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是也按如疏義似舊疏本作久也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八年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與何義微別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疏注如楚至狄也○卽此及昭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論語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故危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注靈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有甲寅月之二十六日

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葢閏月也葬以

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葬月明葬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願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葢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眾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亂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而爲諼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何氏無與楚子昭義葢嚴顏之異也○注乙未至月也○通義云閏者積月之餘日而附於前月故不更繫月與王申同例經義述聞云謹按杜氏春秋長麻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麻是年十二月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爲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爲已未甲寅爲二月十七日則已未當爲二十二日已與乙字形相似故已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已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已之誤也按杜氏之麻不可通於何氏若皆改經遷就則無不可通之書矣○注葬以至數閏○釋文葬作期云本

又作暮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長數略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大功以下以月計則數閏故葬亦數月亦計閏也其卒不書閏者三年問云至親以期斷故取暮也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卒在閏者閏爲前月之餘卽繼前月計之非此不數也通典禮云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其閒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役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

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葢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袤議云中宗肅宗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袤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亹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是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身之哀忌日之謂不惟周年子卯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葢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者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卽順人情因可伸之愚

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禮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謐議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祥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又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攷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在三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

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爾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麤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採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値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按此議極爲平允宋書禮志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禘嘗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期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是也通典又引鄭玄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敢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

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者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慼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以寤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甯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謂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郤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恐祥忌異月於理不安十三月祥二十五月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當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非本於厤數苟本乎厤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旦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者將非其喻至於凶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申物情務從其遠若理例坦然豈得不循成制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

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闕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即吉按譙王恬郤愔論皆正范說謬妄謝攸孔粲劉遵鄭襲劉耽殷合皆似理而非也隋書禮儀志牛宏撰儀禮定制之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得其宜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注〉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疏〉注據成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十一年春至不書○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明矣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疏〉鹽鐵論和親篇春秋存君在楚繁露王道云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義也又云觀乎在楚知臣

子之恩穀梁以爲閔公非其義○注正月至存之○類聚引白虎通云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致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續漢志注引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朝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蔰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注在晉至錄之○御覽引考異郵云襄公朝于荊土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著涇多霍亂之病益亦在危限也成十一年在晉不書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公在乾侯者彼注云閔公運潰無尺寸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明臣子當憂納之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疏〉穀梁傳公至自楚喜之也注凱曰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庚午衞侯衎卒

闇弒吳子餘祭〈疏〉此及左傳釋文作闇殺左氏唐石經亦作殺公羊石經及板本作弒穀梁音義亦作弒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殺與石經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闇弒吳子餘祭盜弒蔡侯申陸氏皆謁其殺吳子也蔡侯也不

曰其君者闇者刑人也盜者賤人也刑人賤人非君所近不使得君其君者於凡弒君者未有無君者也經謁殺是盜殺衞侯之兄繫盜殺陳夏區夫書法何異也是不亦使於亂臣賊子刑人賤人之賊其君且藉口於春秋不書弒哉豈聖人正名之意哉

闇者何門人也〈注守門人號○禮記祭統云闇人爲君在弗內焉注闇人守門之賤者也又檀弓注闇人司昏晨以啟閉者〉〈疏闇者守門之賤者也周禮秋官序官闇人云闇守門者穀梁傳闇門者也

刑人也〈注以刑爲闇古者說文門部闇常以昏閉門隸也杜大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撝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疏注以刑爲闇○周禮闇人用掌戮職文彼云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囿故闇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是守門守囿皆用刑人統謂之闇也左傳莊十九年載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明諸侯闇人亦用刑人矣○注古者至而五○白虎通五刑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又云墨者墨其額

也劓者劓其鼻也腓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孰置宮中不得出也大辟謂死也書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書序以爲訓夏贖刑蓋夏初制也周禮司刑職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較之夏制則重刑多而輕刑少矣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與書同惟臏刖異舊疏引鄭駁異義云皐陶改臏爲刖呂刑有刖周改刖爲別孔于爲春秋採摘古制也說文骨部髕髌也說文足部跰踢躓足也舊疏云何氏必言古者肉刑者漢文帝感女子之訴怨倉公之罪除肉刑之制故指肉刑爲古矣○注孔于至僞多○舊疏云孝經說文校勘記云鄂本漸作斬誤臼虎通五刑云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司圜疏引作世以五周禮保氏疏以爲鉤命決文三王明刑司圜疏引作肉刑義與此同易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卽三皇設言民不違也初學記引書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襗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書鈔引書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處而畫之犯大辟者衣

無領白帖引書傳又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是也舊疏引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屨屨也又曰下刑墨幪之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蓋并注文引之又曰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亦書傳語御覽引愼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周禮疏引孝經緯云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下罪赭衣雜屨而已所說大同小異皆以唐虞象刑也故周禮司圜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是也荀子正論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日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也違與機韻加與多韻舊疏云三皇之時天下醇粹其若設言民無違者是以不勞制刑故曰三皇設言民無違也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疾如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三王之時劣薄已甚故作肉刑以威恐之言三王必爲重人應其時世而爲黠巧作姦僞者彌多于本用此之故須爲重刑也疑皆宋均注語故云云之說備在孝經疏益孝經注刑人則曷爲謂之闇注據非刑人名刑人非其人也注以

刑人爲闇非其人故變盜言闇〔疏〕注以刑至言闇○穀梁傳曰寺人也不稱名姓闇不得齊於人禮記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故曰以刑人爲闇闇非其人也舊疏刑人弒君正合書盜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下傳云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是其刑人弒君正合稱盜之文按此稱闇者戒人君以刑人爲閽故變盜言闇繁露順命云皆絕首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闇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是也惠氏春秋說云不稱盜而稱闇何也周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圊髡者使守積皆刑人焉守門謂之闇左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明非刑人乃俘囚安知其非諜也故春秋備書之以爲戒云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弟子問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闇之故按二十三年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不書人而書闇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謂非吳人也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闇使守舟則此刑人乃越人若書曰吳人弒其君失其實矣又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鄫子之例故如其實書之曰闇且因以爲人主近刑人之戒何氏誤據哀四年傳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按何意以刑人非其人謂刑人非可爲闇之人也故特書闇示戒足答弟子之問不必如非其大夫一例解

也獲俘語出左傳未知公羊同否非士不得稱人以弒穀梁所謂不得齊諸人者也何解正合傳意**君子不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闇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疏〕校勘記唐石經原刻無則字後磨改增之繁露王道云闇弒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鹽鐵論周秦云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殖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焉公羊問答云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闇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不獨用周禮故不同通義亦云祭統注以爲夏殷時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汙情變點僞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按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爲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漢書蕭望之傳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又後漢書曹節傳吳使刑人身遘其禍是也○注刑人至爲戒○舊疏以不自賴猶言不自重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于近刑人也闔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用以爲闔怨也故著爲戒○注不言至其君○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與語放諸境埒不毛之地與禽獸爲伍禮記王制云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睨恤也也虞書曰五流爲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圃髡者使守積是周禮說與春秋禮今文家殊也穀梁傳不稱其君闇不得君其君也不言其君故不繫國稱吳闔也正以不齊諸人絕君臣之義故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注〕書者杞時微善能成王者後〔疏〕舊疏云左氏經世叔齊作太叔儀今本左氏大亦作世與公穀同左氏經莒人下脫邾人二字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注書者至者後○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何氏不曰大夫義或同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注〕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侯〔疏〕侯城之復貶者諸侯自閔而城之非杞能以善道致諸侯注貶稱至諸侯○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注杞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正以杞本公春秋新周故宋黜杞爲小國稱伯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是也今稱子以其危弱不能自城危宗社當坐故貶從子也春秋伯子男一也得爲貶者爵位雖同名號究異故僖二十三年注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彼亦以爲徐莒所脅故以其一等貶之稱杞子卒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向之會稱國〔疏〕注據向之會稱國○即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會吳于向是也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注〕據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荊人來聘是也〔疏〕注據聘至

是也○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是也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并季子四人疏史記刺客傳光之父曰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卽謁欲立之以爲君疏刺客傳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大子以次傳弟欲卒致國季子札謁曰今若是迭而與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迭爲君注迭猶更也疏注迭起也倉卒意疏注迭起也倉卒意○說文辵部迭更也○小爾雅廣詁迭更也廣雅釋詁迭代也易說卦傳迭用剛柔注迭遞也代遞皆更義也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疏吳越春秋一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禮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季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季札臣誠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較此及史記爲詳授位季札之意蓋起於壽夢成於諸樊也故吳世家云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是也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疏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舊疏云或輕其死或爲勇事卽餘祭不遠刑人謁爲巢門所殺是也

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疏注祝因至是也○論語鄉黨文校勘記云古論語作瓜祭魯論語作必祭何氏今文之學當引作必祭又曰何氏於尚書多用伏生之學於論語不可必其用魯也臧氏鏞堂拜經日記云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公羊傳注引瓜祭按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卽兼通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飲食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之按臧說是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必字从八弋篆文作㕣與瓜相近而誤飲食必祭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皆言祭食之禮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祭注水漿非盛物此引論語疏食菜羹至微至薄亦祭明凡飲食必祭也禮運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所爲祭始爲

飲食之人不忘本故也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蓋主人謙辭論衡祭意篇南史顧憲之傳皆引此爲孔子語**曰天苟有吳國**〔注〕猶曰天誠**弟疏**〔注〕猶曰至賢弟○舊疏云言天誠有吳不滅我當將國與賢弟也**尚速有悔於予身**〔注〕尚猶努力速疾也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疏〕說苑云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死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與此大同舊疏云成十七年左傳晉士燮祈死何氏膏肓云休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若周公之陞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言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蚤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闇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爲信

然故得難之按舊疏通達融洽○注尚猶努力○說文八部尚曾也庶幾也詩王風兔爰云尚無爲箋云尚庶幾也漢書敘傳尚粵其幾注尚庶幾也願也皆與努力義近○注速疾也○周禮考工記無以爲蹙速注速疾也禮記檀弓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速疾也爾雅釋詁寔速也郭云速亦疾也呂覽辯士云弱不相害故邀大注邀疾也邀爲速之譌文見說文亦訓疾○注悔咎予我也○賈子容經云悔者凶也凶咎義同爾雅釋詁予我也白虎通號篇予亦我也予訓我者余之借也**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注〕故迭爲君〔疏〕在上二十五年**餘祭也死夷昧也立疏**餘祭死見上**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疏〕舊疏云在昭十五年史記刺客傳諸樊既死傳餘祭死餘祭死傳夷昧死夷昧死當傳季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越春秋一餘昧立四年卒欲傳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請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爾遂逃歸延陵通義云不在曰亡按史記諸書皆謂季札逃亡此云使而亡下云使而反蓋託使而亡爾**僚者長庶也**〔注〕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

諱所以起至而君之疏通義云卽之卽位也○注緣兄至卽位○昭二十七年左傳我王嗣也彼疏引服云僚者夷昧之庶兄用公羊爲說也經義雜記云左傳二十七年杜注光吳王諸樊長子也故曰我王嗣疏引服云僚者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按吳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據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已是世嫡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爲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讖服氏亂父子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卽之然則謁等四人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故何注云緣兄弟相繼而卽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則季子口中明以僚爲兄矣故何注亦云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是也按以光而弒僚是以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仇而殺光是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爲非也又按說苑至公云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又云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兄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亦以僚爲季子兄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採世本爲史記然亦有旁采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之說是也襄三十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謂夷昧之子則左傳宜曰我亦王嗣也不當僅以王嗣爲言光卽諸樊之子諸樊之嗣子僚亦夷昧之長嗣既不兄終弟及則兄死子傳亦其常耳僚之立未爲不可光何不平之有故當以公羊爲正○注所以至君之○說苑政理云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禮記中庸云隱惡而揚善季子不欲揚君兄之惡故春秋緣賢者之心而爲之諱也僚得爲篡者季子不立光爲嫡子光當立也

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注不爲讓國者僚已得國無讓也○校勘記鄂本無讓也作無所讓傳似謂先時因使而逃蓋如魯季友如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同

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疏〉舊疏云三君皆然故言凡二者非一之辭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本烏改焉按釋文作僚焉云於虞反本又作惡音烏蓋據此所改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史記刺客傳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必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嫡嗣當立吳越春秋又曰光曰札之賢也將卒傳付嫡長以及乎札矣及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嫡長也嫡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代立乎於是使專諸刺僚注〈疏〉閽盧謁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耆炙魚因進魚而刺之〈疏〉注閽盧至子光○何氏以光爲謁子與史記杜氏同說苑至公云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僚何爲也亦以光爲謁子○注專諸至刺之○舊疏云吳語文昭二十七年左傳云鱄設諸實劍於魚中以進史記注引服虔云全魚炙也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于匈遂弒王僚刺客傳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吳越春秋又云專諸曰凡欲殺人者必前求其所好吳王僚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取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太湖學炙魚光具酒請僚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斬倚專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說文口部嗜欲喜之也者蓋嗜之借孟子告子者泰人之炙亦作者炙者說文肉部炙肉也从肉在火上詩小雅瓠葉傳炕火曰炙蓋以火炕魚食之也而致國乎季子〈疏〉說苑至公又云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吳越春秋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弒改殺按釋文作殺注殺僚同蓋此據所改注中則諸本皆作殺僚紹熙本亦作弒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注〉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蓋因下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竟無已呂覽知度篇是耳目人終

無已也文義悉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
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後人據誤本公
羊增身字也○注兄弟至殺僚○何意以
僚爲季子庶兄光爲札弒僚是兄弟相殺**去之延陵**〔注〕延陵
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疏〕注延陵吳下邑○
下三十一年左傳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左疏引服虔云延陵也州來邑名
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吳世家
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
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
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注禮公至越竟○繁
露玉英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
國之義莊九年注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故白虎通五行
云親屬臣諫不相去
法木枝葉不相離也**終身不入吳國**〔注〕不入吳朝既不忍討
闔廬義不可留事〔疏〕說苑至公又云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
吳○注不入吳朝○舊疏云延陵者竟
內之邑而言不入吳國故以朝廷解之○注既不至留事○
校勘記鄂本無可字此衍按有可字亦通紹熙本亦有可字
昭二十七年左傳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
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吳越春秋語同卽不忍討意也漢書蕭
望之傳則下走當歸延陵之皋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
薄吳王之行棄
國而耕於皋澤**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注〕故
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疏〕說苑又云
君子以其
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
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
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
論輕是故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罪同異論其本
殊也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
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閻理迷眾與教相妨教政之
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
子重之也通義云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昧死
季子受之此其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既自立因而不討
也慶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
處之以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注〕據其本不賢其君以
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注〕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
故宜有君〔疏〕校勘記云浦鏜云十二年疏引作則國宜有君
者也唐石經缺以上下字數之當無國字按無

國字亦通○注方以至有君○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注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注故降字稱名疏舊疏云壹而足者即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是也女叔字此稱名故注云降字稱名也經義雜記云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謬也杜注左傳云不稱公子其禮未通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閎通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伯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能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願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尚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與惟明王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挈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

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可謂獨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即以其聘於列國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鐘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禍是其於萍踪遇合之人尚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篡弒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者與其以身殉之躬受篡弒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作全身潔已之爲愈哉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於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弟兄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白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乎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鳴呼其知季子也哉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

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

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隆父子之親厚

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於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疏〕注緣臣至之義○校勘記云何校本十二年疏引作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與今本異通義云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有君有大夫今爲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故仍未許酳同諸夏此春秋以忠教孝也是也宣十三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知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義與此同○注孝子至見讓○殺僚事在昭二十七年彼注云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爲沒其罪也是移諱闔廬其讓不見不得於彼賢也○注故復至其事○正以聘者喜接內辭亦因其可褒褒之也通義云讓國事在昭公時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爲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疏〕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注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索隱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宋衷曰有南燕故云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注〕月者公數如晉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疏〕釋文頗一本作跛二傳作薳罷顧氏炎武廣韻正罷古音婆易中字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王肅音皮徐邈音抶波反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體之罷劉音皮禮記少儀師役曰罷師還曰疲此可見罷倦之罷皮義也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楚公羊並作薳頗頗音皮左傳襄十五年公子罷戎罷音皮二十三年牢成御襄罷師罷音皮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罷皮貿反又抶波反○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文當言如晉是若有作如楚字者誤也按上三年書公如晉是數如晉也公五如晉惟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二十二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來答三十九年晉侯使士彭來聘三者三是希見答也今二十八年公如楚三十年卽報聘故喜

錄之也通義云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至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陵轢諸夏之甚故爲諸夏危錄之按於如楚已月危之彼既來聘皆屬修好無爲復危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注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疏注不日至其日○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書丁未日故也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疏引何氏廢疾云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不日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君何反書日耶鄭釋之曰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若夷狄不足責然公羊有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劉氏逢祿難曰若夷蔡般不夷許止當日蔡弒與日楚弒同文而異許不日今異蔡於楚以明內外之辨反同許于楚以明文實之例何君明辨晳矣傳略弒父之爲夷而僅以不日夷其奪政至許買之日弒則以爲正卒於例亂矣經義述聞亦云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商臣弒其君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按穀梁此傳自亂其例無可解說公羊不忍之義詞嚴義正故子般卒書日子赤卒不書日以所聞世恩王父少殺所傳聞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般殺也亦其例也通義云弒君例不日者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亡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也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爲鑒也此猶牽涉左氏傳說幾與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同一愼矣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午月之五日左氏經伯姬上有宋字趙氏坦異文箋云左氏傳亦云宋伯姬卒所以繫伯姬于宋著魯女之有宋字則此云宋災宋嫁于宋者也有宋字爲是按趙說是也水經注睢水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堂即伯姬燔死處方輿紀要相城在宿州西北九十里○注伯姬至所生○漢書翼奉傳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五行志上三十年宋災公卒伯姬憂五年宋共公卒伯姬憂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與董何義殊○注外災至卒日○外災例時則莊十一年秋宋大水莊二十年夏齊大災上九年春宋火是也此日故解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書月者彼注云月者閔之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書日者

四國同日災非常故也此日者爲伯姬卒日以內女卒例日故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不日者彼年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姬注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癸亥葬紀叔姬日也

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從直稱君者學重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書是也不爲諱

者年夫有罪疏釋文年夫音佞二傳作佞夫古年字借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使王近於民遠於佞九經古義云古佞讀爲壬故晉語輿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是讀爲年殊不知年尸賓壽考萬年殊不然公羊不作壬而作年何也詩甫田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是陳讀爲田年讀如字○注王者至親也○舊疏云諸侯之義不得專殺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殺之者皆惡于專殺是以書見今此天王也自得專殺若殺大夫宜不書之書者以其殺母弟失親親故惡而書也杜云稱弟以惡王殘骨肉彼傳言罪在王也穀梁傳君無忍親之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閩本同監毛本去誤王紹熙本亦作去上二十八年十二月天王崩至此年五月是未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正當思慕不合稱王此年景王崩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者彼傳云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子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是也○注不從至重也○僖五年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是直稱君者甚之也今經云天王殺其弟年夫甯知非直稱爵之例而知天王乃是不與子行者正以在父服之內不思思慕反殺先君之子以此爲重故知義然○注莒殺至是也○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殺弟不能書者舊疏云正以莒殺意恢以在喪內故書責之

知天王殺弟若不在喪則不書矣諸侯之義不得專殺而言
莒殺意恢在喪內乃書者正以意恢莒子之弟不爲大夫故
也按莒無大夫在喪外故不書非許其得專殺也知意恢雖
公子在喪外亦不書因以在喪內失子行特錄其不孝也舊
疏殊未了○注不爲至有罪○舊疏云春秋之義雖言黜周
王魯乃實天子服內殺弟甚惡何故不爲尊者諱因年夫
有罪則王者之惡稍輕是以春秋不復諱矣按左傳是儋括
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故傳曰罪在王
然廢立何事儋括至興師圍蔿逐其大夫謂謀起於括則可
謂佞夫全弗知無是理也故何氏以爲有罪景王不能善處
任五大夫之殺則
天王不能無過也

王子瑕奔晉注稱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疏○注稱王至親親○舊疏云正以
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云叔服王子虎也不繫王者
不以親疎錄也今此王子瑕言王子者正惡天王重失親親
也按凡稱王子猶公子貫於先
君也致令出奔故惡失親親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疏○穀梁經作葬共姬脫宋字也文
六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襄三
十年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按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
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

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
非禮也許愼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
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鄙駭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
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重於相哀愍略於相
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
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疎之數
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義也按何氏無譏公不自
行之語其嚴顏舊說與諸侯夫人薨君自會葬何氏亦無此
義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注
說在下也疏○穀梁傳外夫
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
爲夫人者也若其
不然卒亦不書矣**其稱謚何**注據葬至
言謚○莊四年齊侯葬紀
已滅直爲齊侯所葬未必有謚故紀叔姬卒葬時亦無謚非
必謚宋伯姬爲賢紀伯姬無謚即不賢也舊疏謂紀
伯姬不言謚者不賢又葬紀叔姬不云謚蓋以劣於宋伯姬
皆失**之泥賢也**疏○穀梁傳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
詳其事賢伯姬也經義雜記云考伯姬之卒公

穀皆以爲賢胡安國因左傳云女而不婦遂以伯姬爲非此未審傳文也按傳云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是左氏雖未稱其賢而待姆也三字已明著其賢之實矣下引君子之言是於傳文外兼載一說然審其詞義亦有褒而無貶曰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謂共姬已嫁爲婦似可從宜行事矣而猶謹守其女子之道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是婦人而爲女子之行者也朱子詩集傳葛覃曰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此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余於宋共姬亦可見其已嫁而猶謹守女教是婦人所難也通義云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於宋共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謚也共姬之謚從共公者也蓋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五國之勢乃至陳靈公之世株林刺於上澤陂月出風於下浸淫百餘年間小人不復知有廉恥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詩教遂亡詩亡於陳靈公春秋之所爲懼而作也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內女賢不肖必謹而別之觀鄫季姬之淫佚則數年之間婦喪其躬夫虧其體仇及奕世子孫見戕此春秋之所以爲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閒居而不易其節故能生致三國之媵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爲勸亦漢廣行露之意也左氏顧詭託君子之言譏其女而不婦殆猶漸於末世流俗之見者與趙氏坦宋伯姬論云春秋宋伯姬卒左氏傳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氏之說非也婦人之有姆所以妨非禮相舉動一旦失之則進退或無所措其能免於非議乎事起倉卒皇然出走此里巷所不爲而謂魯公之女宋室之婦竟輕遽而爲之乎且所謂義者審其輕重之謂也伯姬之心固以禮爲重而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義乎或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者經也火迫矣不待姆而遠避者權也左氏所謂婦義事者舍經而行權也然自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所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況伯姬嫠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芈也季芈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芈之上者而謂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歿漸臺能識貞姜之信列女傳貞順篇春秋詳錄其之按新序一云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淮南泰族訓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乎貞爲行者也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伯姬之婦道盡矣是皆以伯姬爲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

公羊義疏六十

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疏〕左疏引服云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用此傳爲說惟左氏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謂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爲異耳吾聞之也婦人夜出〔注〕謂有事宗廟不見傅母不下堂〔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繁露王道云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釋文傅母本又作姆同唐石經諸本同作母○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又荀爽女誡云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謂教女之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者其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又齊風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蓋隨女同行者矣是知后夫人必有傅母其實傅母亦兼女師之職也故杜云姆女師○注選老至爲母○舊疏云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公羊問答云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王傅

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翁主也師古曰傅母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其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母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禮昏禮注云姆婦人年四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然則傅與姆不同蓋大夫士之家女師不隨行后夫人位尊或女師之外別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與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故賢而錄其說〔疏〕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舊疏云逮環而死也水經注睢水篇相縣圜中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城西有伯姬冢○注故賢而錄其說○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謚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謚

鄭艮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艮霄〔疏〕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通義云與欒盈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盈者欒書之孫弒君賊也積不善者必有餘殃欒書幸免于戮而欒氏之族終滅於晉日之日賊誰謂非宜艮霄汰侈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譏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同而事異者按惠說非是春秋弒君之賊不復見欒書不見於隰公弒後已示誅絕欒盈艮霄出奔大夫已絕自者有力之文欒盈由曲沃入晉艮霄挾許力入鄭皆亂也故從討賊辭無二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君子爲中國諱使若加弒月者弒父比髡原恥尤重故足諱辭〔疏〕注君子至加弒○正以書葬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父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凡加弒者雖賊未討亦爾讖子道之不盡也此亦書葬與彼加弒同正緣爲中國諱故也○注月者至諱辭○郎上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八年夏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

爲中國諱也注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彼髡原爲大夫所弒因鄭伯欲與中國故故春秋爲中國諱猶責不足其文故不月此子弒父比髡原中國恥尤重是以足其諱辭備書時月也通義云弒父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弒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葢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以君子辭爲恕蔡臣子辭與何氏異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脫莒人二字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注〕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疏〕注重錄至閔憂○校勘記云閔監毛本同鄂本閔作同此誤穀梁傳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節故爲之息兵

相聚〔注〕聚斂也相聚斂財物〔疏〕注聚斂至財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稽禮哀圍敗注同盟

者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又大行人云致禬若禮禬禮也補諸侯災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疏〕穀梁傳亦曰更宋之所喪財也○名解浣衣復之爲更衣〔疏〕注更復至更衣○廣雅釋言云更償也史記平準書不足以更之集解更償也檀弓云請庚之注庚償也謂諸侯償宋之所喪也何訓爲復亦卽償義故范云償其所喪財周禮馬質云以其物更鄭司農云更猶償也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弗庚鄭注庚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釋名釋天云庚更也月令注庚之言更也庚更義同〔注〕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注〕據詳錄所爲故卿也〔疏〕左氏傳以爲晉趙武等也○穀梁傳不言災〔注〕貶〔注〕據善事也〔疏〕注據善事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注〕諸侯也〔注〕時雖各諸侯使之恩賞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故則無以見其善也是善事也卿不得憂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疏〕注時雖至其事○校勘記云鄂本各刺大夫之專政也舊疏云若大夫盟于澶淵作名此誤繁露亦云大夫盟于澶淵其正罪不至貶也○注君恩從君發而使大夫行之雖非及國而言得憂內者謂救危亡之時助君憂內不謂自專行之以此言之若助君憂內以救危之時雖恩發大夫不合譏解詁箋云諸侯使大夫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且變歸粟之文曰宋災故時蔡般以子弒父臣弒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泯而天倫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宜云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不討賊也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偏刺天下之大夫諱之也按三傳皆止言歸宋財是否歸粟無所取證唯左傳有諱魯大夫語公穀皆未及魯與弔而不與會亦無不可春秋可討者事甚多其圖小忘大者亦多譏不勝譏奚必責此澶淵一會劉氏之義本之宋儒胡安國不信注並不信傳直欲於三傳外造一劉氏傳未免逞肊改作矣○注宋憂至福也○舊疏云言宋雖遭災未至於滅而恩發大夫外求鄰國近於作福是以貶之通義云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爲尤見專福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貶者亦偏刺之義按書洪範云惟辟作福

公羊疏引鄭注此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害于汝家禍在室凶于女國亂下民是大夫在本國且不得作福作威至憂諸侯僭越甚矣故尤抑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

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者〔疏〕包氏慎言云辛巳爲月之二十八日○注公朝至云爾○

左傳公作楚宮注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用何義也傳又曰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作不至復見○哀三年傳文彼經云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是凡內所改作於其重者一見之而已其輕處不復見之僖桓宮哀所作還災於哀故於災時一書此楚宮作于襄旋薨于楚宮經特書楚宮於薨時故其作又可省也舊疏云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亦內所改作而重見者正以成公立之至昭乃有事立之祭之者異故不得從省文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巳爲月之十二日左傳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後漢書周舉傳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天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舉對曰昔周公有誥命之應隆大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通典禮云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王者之子猛成君從子野卒降成君從大夫禮宜也

己亥仲孫羯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己亥爲月之十八日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疏〕注此書至同義○文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則此蓋亦昭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知昭公不肖者左傳云穆叔曰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又曰此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舊疏

譏亟公
不肖非

癸酉葬我君襄公〔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癸亥月之二十二日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注〕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慶之

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齊稱人以弒者莒無大夫密州爲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弒之〔疏〕注莒子至奔齊○左傳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及立去疾去疾奔齊齊出也是其事也注犂比莒子密州之號○莒無大夫見莊二十七年傳知密州爲君惡民所賤者卽左傳云犂比公虐是也又曰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注罪在鉏也又云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是也杜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按買卽密之轉音朱鉏卽州之合音之轉非名字同異也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易此見左傳校勘記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六十一

昭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第九〔疏〕校勘記唐石經昭公第十卷九魯世家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爲君是爲昭公徐廣曰稠一作招索隱系本作稠左傳釋文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按杜氏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律厤志並作稠讖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疏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衞石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注〕戌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名爲諱義當正亦可知〔疏〕唐石經諸本同舊疏云齊國酌亦有作國弱者釋文國酌二傳作國弱蓋後人或以二傳改公羊也古酌

弱同部得相段借石惡左氏穀梁作齊惡按勘記齊召南云二傳作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矣按釋文不云二傳作齊惡是公羊古本與二傳同孫志祖說按此下舊疏云下七年秋衛侯惡卒十年冬宋公戌卒知向戌齊惡皆與君同名也知疏本作齊惡矣釋文軒虎舊音罕二傳作罕虎按罕虎子展子子罕孫孫以王父字爲氏罕軒皆从干聲古通左氏昭四年傳渾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作渾軒是也釋文漷音郭又音虢左氏作虢穀梁作郭按蔡邕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以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漷从郭聲或傳寫異惠棟云郭虢字古通虞虢作虞郭逸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爲天子某幣焉注郭叔虢叔文王弟戰國策秦策臣恐王之如郭君注古文言虢也是也杜云虢鄭地其古東虢與○注戌惡至大惡○禮記曲禮云卒哭乃諱注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疏云按魯襄公二十八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卽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鄉曰衛齊侯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也君同名小惡不正之嫌弱大惡故也重其所以來也是則與君同名春秋不譏是也然曲禮又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辟僭效也故不得無惡彼注又云其先之生故曰方也舊疏云蓋欲折而言則亦不改若臣先名君後名或亦不改穀梁所云是也故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或亦當然舊疏云君臣者父子之倫甯有同名之理今二子與君同名乃是不可之甚春秋不正之者若正之當去其氏或貶稱人若其去氏嫌如宋督宋山齊無知之屬若其稱人嫌如襄三十年大惡由茲進退不得正之然則君臣同名不爲大惡者正以名者父之所置己父未必爲今君之臣己或先世子而生君子旣孤禮有不更名之義是以春秋謂之小惡以此言之知無駭入極之屬自是大惡故去其氏俠卒翬溺會齊師之屬未命大夫正合無氏須辟嫌故按翬去公子係貶舊疏誤○注大夫至可知○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師師圍運傳此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何意以所見世二名小惡尚譏君臣同名亦小惡義當正可從不言可知之例所以申明上注正之之義也言方者譏二名在定哀之世昭爲大平之首尚未合譏故曰方也舊疏云蓋欲折而言之未當孔子之身故也是也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 注據八年稱弟○疏注據八年稱弟○卽下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 **貶曷爲貶** 注據八年殺偃師猶不貶

〔疏〕注據八至不貶○卽八年稱弟不貶稱公子故也 **爲殺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注**〔難〕八年事〔疏〕舊疏云先舉八年經文然後難之也大夫相殺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下師解故此弟子取而難之 **言將自是弒君也**〔注〕明其欲弒君故令與弒君而立者同文孔瑗弒君本謀在招〔疏〕通義云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爾舊疏云世子者君之副貳今而殺之明其從是以後有弒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辭矣○注明其至同文○決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稱人也彼非世子故仍從大夫相殺稱人招殺世子春秋之例殺也彼注云書者殺君之子重世子者與君同罪故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文同矣爲其先有無君之心卽可階成弒君之禍故與弒君同文也舊疏云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亦大夫相殺不稱人以殺者彼注云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弒君重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是也葢以諸侯大夫專殺大夫彼諸侯與大夫同人臣耳恐卽自是弒君故絕之稱人天子與大夫尊卑殊絕不虞有此故不必顧也○注孔瑗至在招○陳杞世家云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妾長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左傳大同唯以偃師爲一人是皆以弒君者招而此言孔瑗弒君者葢別有所據是以下八年經楚師滅陳殺孔瑗九年陳火傳云滅入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卽謂孔瑗也明孔瑗爲弒君之賊楚人但知罪其下手不知原謀自招僅放之于越而已舊疏云經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爲招弒當舉招爲重也但始有計不成爲弒陳侯溺卒者但自卒耳然史記左傳皆言哀公縊則成爲弒矣公羊亦言殺人之賊葢亦以哀公遇弒也舊疏又云本謀在招招當爲首楚人所以不殺招者葢楚失其意或陳招歸罪於孔瑗是以但罪孔瑗而招但罪其殺世子之惡遂免弒君之咎春秋體其事故於殺世子經書其名氏矣今按以司馬昭歸罪成濟事律之則舊疏之說信而可從 **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疏〕莊三十二年傳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文與彼同 **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注〕據未弒也〔疏〕通義云據貶必於其重者○注據未弒也○舊疏云據今仍未弒而已貶去其弟曷爲不於弒世子時貶之乎 **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疏〕通義云故特著其爲同母

弟下八年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注惡招又云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二稱竝見故爲盡其親也舊疏云傳言此者欲道八年之時罪惡大甚不假貶絕也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注招殺偃師是也疏通義云目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貶絕者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凡書外弒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舊疏亦云解之而言春秋者欲道上下通例如此不爲此文貶絕然後罪惡見是也及楚人討夏徵舒貶皆是也注招稱公子王晉郤缺之屬一者事隱是也○招稱公子即此文不稱弟是楚人討夏徵舒卽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彼傳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是也莊氏存與云內弒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注據

棄疾不豫貶疏注據棄疾不豫貶○鄂本紹熙本棄作弃下爲君也注故使與弒君而一年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與常稱同無貶文故據以難按棄疾弒公子比其罪已明無庸豫書招殺偃師特將有弒君重罪未見故不得於彼貶而復豫貶於此也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注據棄疾不著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注起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起之者八年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不明故豫貶於此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疏陳杞世家云楚靈王閽陳亂乃殺陳使者使陳十一月滅陳下八年左傳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而立公子留哀公縊干徵之于楚注以招過殺偃師告憖也又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明楚因勝憖討招因之滅陳也○注起楚至意也○通義云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亡陳之爲罪首尚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注所以至陳也○下八年楚師滅陳

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是先言滅後言執託討招意不明故於此起之彼文所以先言滅者彼注云託意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楚本有利陳之心與莊王之討徵舒迹同心異故如其意先書滅也而又託辭於討招故見招之罪於此也舊疏云若其託討宜先執後滅又云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書討賊乃言入陳者莊王討賊之後始有利陳國之意故後書入也

三月取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或作二月誤大事表云此爲東鄆莒魯所爭者在今沂州府沂水縣北有古鄆城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此時鄆蓋屬魯後入莒爲莒邑成九年楚子重圍莒遂入鄆卽此鄆也至此年季孫宿伐莒取鄆自是鄆常爲魯有晉趙文子請於楚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蓋謂此也二傳運作鄆

運者何內之邑也〈疏〉齊氏召南考證云鄆邑有二一在西界儒謂是莒之附庸魯時時入鄆與此取鄆是也公羊於後文叔弓帥師疆運田亦曰與莒爲竟據此則運本魯邑時服時叛服則屬魯叛則屬莒故二國爭也

之有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其言取之何〈注〉據自魯

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疏〉注不聽者叛也○廣雅釋詁聽從也國語周語民是以聽注聽從也國策西周策寡人請以國聽注聽順也不聽爲不從也周書周祝彼之以刑民始聽注聽從也周書周祝彼之以刑民始○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此與彼同也注又云得曰取不得曰圍○注月者至得之○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不書月故知此月者以其是內之叛邑喜討得之故也彼注云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故言取是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疏〉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是彼以賢繆公故書其大夫明秦無大夫也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注〉爲仕之於晉書曷爲爲仕諸晉〈注〉據國地足以祿之〈疏〉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以仕諸晉爲難○注據國至祿之○禮記禮運云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又云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彼上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孫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明有地足以祿之也有千乘之國注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疏注十井至十乘○禮記疏引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戍國之賦千乘彼疏引司馬法云戍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除溝洫不過八里然以小司徒計之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何義殊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注引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每十井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也包氏說論語爲魯論今文說故與何氏同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依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也車一乘士十人故孟子盡心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謂士十人徒二十人也劉氏逢祿春秋議禮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義或然也○注時秦至千乘○舊疏云正以此稱伯故也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注弟賢當任用之不肖當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疏繁露觀德云出外者眾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漢書杜鄴傳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論語泰伯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戴氏望注云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通義云鍼有寵於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莒慶爲譏逆女特書同例○注弟賢至云爾○正以古卿大夫賢者世祿王侯子弟亦有大功德者則世其族否則賜之邑食其終身禮運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是

也劉氏逢祿公羊議禮云經所謂譏世卿者謂公卿大夫及
寰內諸侯之適子當先試之以士賢然後漸進之曷嘗曰爲
公卿之子孫雖有賢者亦當遏絕之以開草野之路乎且功
臣賢士之子孫繼世不能象賢而有采以代耕使得收其宗
族保其祭祀五世勿斬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孰過於
此今秦伯不然故書出奔以貶之爲與出奔無異也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有丁巳據麻七月
之十一日五月之十日六月無丁巳
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疏〕左氏經作大鹵杜云大鹵大原晉
陽縣彼傳亦作大原云晉中行穆
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注
晉大鹵太原大夏大墟晉陽大康六名其實一也左傳云羣
狄大事記云卽所云羣狄也蓋白狄宣十一年卻缺求成于
羣狄以攜赤狄之黨遂滅潞氏是後役於晉從晉伐秦中間
爲秦所誘而有交剛之敗其禍遂息閱四十二年復帥無終
以伐晉無終今直隸薊州在大原東北二千餘里且曾與晉
和羣狄敢爲煽搆爲患邊鄙宜其啓晉雄心而有肥鼓之滅
也水經注汾水篇東南流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
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尚書所謂既修太原
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

大鹵大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
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
郡取稱焉按漢書地理志太原
郡治晉陽爲今太原交城縣地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注〕據讀言大原也〔疏〕舊疏云古史
人皆謂之大原故難之○注
羊子亦讀言大原也通義云古文及夷狄之
今說讀之謂大原故弟子難
西方謂之鹵史記河渠書漑
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
其地鹹鹵故名大鹵也段注
山西食鹽鹵然對文
則分析散文則不拘**地物從中國**〔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
曉中國教殊俗也〔疏〕舊疏云
者正以
之故也○注以中至俗也○
形勢爲名此地形勢高大而
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
大教有殊俗之義故也春秋
史文左氏傳及公穀經傳俱作大
原從中國稱義既不同故字異

邑人名從主人〔注〕邑人名

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

疏穀梁傳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舊疏云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狄皆謂之大鹵故注云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按襄五年會于善稻緩下五年敗莒師于濆泉穀梁傳狄人謂賈泉失台又越名於越吳名句吳莒密州爲買朱鉏吳子乘爲壽夢皆邑人名爲夷狄所自名故也○注不若至言之○通義云此言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然何義以邑與地別蓋夷狄自名不必拘形勢言也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注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疏書堯典云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史記注引馬注云上謂原下謂隰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御覽引舍人云廣平謂土廣而平左傳疏引李巡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大雅公劉箋云廣平曰原周禮大司徒注又作高平曰原離騷注亦作高平曰原疑爾雅本有作高平曰原者說文作邊云高平之野人所登水經注汾水篇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又引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是也此作上平與諸家高平義合釋地又云下者曰隰郭注引此傳下平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說文阜部隰阪下

濕也按釋地又云下濕曰隰詩疏引李巡云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云隰濕墊也專指沮洳漸濕者言此則凡下而平者皆曰隰故爾雅下者曰濕句連陂者曰阪言也故郭引此句證彼郝氏懿行義疏云濕當爲隰字之誤是也故許書亦增一阪字其義明矣御覽引說題辭云下濕曰隰隰者濕也下而澤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濕曰隰隰墊也墊濕意也與爾雅同○注分別至貢賦○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孝經庶人章分地之利疏引鄭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初學記引鄭注又云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粟粟說苑復恩篇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又尊賢篇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又辨物篇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人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與此皆大同小異粟即粱俗所謂小米是也宜高地故云書禹貢云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故云因以制貢賦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注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

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

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

公子簒重不嫌本不當氏〈疏〉左氏作展輿彼釋文本無輿字與公羊同云一本作莒展輿穀梁亦無輿字○注主書至簒也○通義云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簒辭展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簒者著去疾之不正也按左傳云莒犁比公既立展輿又廢之明去疾之立不正故坐簒○注莒無至爭簒○莒無大夫莊二十七年傳文通義云謂之莒展者猶陳佗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爲弒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弒也從莒無大夫常文啖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羈莒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實其妄至此按何義以經書莒展與莒慶曹羈同文嫌是大夫故云起與去疾爭簒明莒展莒君也惟何氏但坐展簒不舉弒君重蓋不信左傳也○注當國至力也○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今言去疾之入入者出入惡之文而又不氏故知出時爲當國也既是當國正合書入而言自齊者刺齊有力也其出奔不書者春秋之義微者不兩書按襄三十一年左傳去疾奔齊齊出也本年左傳云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明齊有力也故當坐○注皆不至國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之下傳云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莊九年齊小

白八年齊無知隱四年衛州吁皆然此去疾展俱不書公子知亦當國文矣○注不從至當氏○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當國文矣○注不從至當氏○下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然則彼意恢事重故變無大夫之例稱氏此邾庶近簒亦重故去氏以起其當國不嫌本不當氏明其未貶之時亦合稱氏也蓋小國無大夫名氏例不見假有見者名氏亦不具如莒慶曹羈之屬今莒展莒去疾亦然故辨之明彼稱公子別有所起去氏非從小國大夫常例實爲當國去氏使其惡逆見也如莒慶文同義異也通義云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故亦不得用諸侯奔例矣左傳展輿吳出也故奔吳徐邈云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見穀梁疏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注〉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若言城中丘〈疏〉注疆竟至竟界○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注爲之境界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眾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又大卜注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正竟界用師也○注若言城中丘○隱七年夏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猥苦百

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此亦以重書蓋責魯不早正疆界至今兩國搆衅後始爲此興師動衆勞民不恤與始取無異也　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注據非侵伐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疏注畏莒至百姓○舊疏云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是爲賊臣二子爭篡是爲亂子魯人見其賊亂恐其轉侵是以興兵與之正竟賊亂之人自救無暇馬能轉侵故云微弱失操煩擾百姓也解詁箋云西運魯齊同壤東運莒魯同壤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亂而取運故諱不言伐莒而加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疆運故變文加帥師以起之傳畏莒也諱辭與莊九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魯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內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之按劉說非是魯君失政彊臣執柄傳云畏莒微弱已甚安能責其討莒春秋無義戰無非利動何獨責之於此詳繹傳意但責其微弱爾若以周禮證之則帥師以疆運田正臨事而懼無爲譏也

葬邾婁悼公疏通義云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子卷左氏作麇解云左氏作麇字二傳本亦有作麇者卷麇一聲之轉故文異按左氏哀二年傳羅無勇麇之釋文麇巨隕反卷古亦音衮王制一命卷是也衮與隕音正同故錢氏大昕答問云卷麇聲相近也通義云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韓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秋不言弑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弑君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弑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注辟內難也疏注辟內難○舊疏云正以故知止應辟內難按左傳辟公子圍之難也左氏經文有脫楚字者更無他事於君薨之際出奔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注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還言至自乾侯

不言至乾侯乃復疏注據公至乃復○卽下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是也

不敢進也注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疏注乃難辭也○宣八年傳文○注時聞至敢往○通義云昭公之篇屢言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志於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壹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辭耳是行經書於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卽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范云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於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與何氏合惟公羊無託疾之義○注君子至而反○舊疏云若如川之滿不可游也然按文七年傳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襄二年公至自晉注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此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是則榮見與恥見距之義也故爲諱決成十六年不見公不恥之爲公幼也故也

季孫宿如晉疏穀梁傳惡季孫宿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丁未月之十日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初刻作原後磨改爲泉解云左氏穀梁作原字按古原泉義同音通說文厵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象文从泉公羊作泉字也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注月者襄公上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疏月者至錄之○穀梁疏引作月者上葬襄公是也卒月葬時小國常例此書月故解之葬襄公獨滕子來會葬者卽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不見別國諸侯會葬文也當恩錄之故也○注明公至責

內○舊疏云公羊之義鄰國諸侯及鄰國夫人喪皆公自會葬故異義公羊說云襄公三十年杞孝公猶自行況其加禮於己者乎故言失禮尤重以責內也通義云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國間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按異義所載蓋公羊先師說何氏無此義故叔弓如宋葬共姬何注無譏公不自行語此爲滕子來會葬視較諸國爲厚昭公亦宜報禮故云公當自行以責內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疏注先是至如晉○郎上晉是也五行志中之上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昭公二年公如晉季孫宿如郎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眾蓋左氏家說

冬大雨雹注爲季氏疏大雨雹是時季氏○五行志中之下昭公三年大雨雹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大臣擅法則雨雹古徵書考異郵云強臣擅命后妃專恣刑殺無辜則天雨雹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北燕伯款出奔齊注名者所見世著治大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疏燕世家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左傳以款爲簡公史記以簡公後惠公四代二文不合○注名者至國詳○舊疏云春秋之義有三世異辭入所見世小國出奔而書名故知義然也鄭莊十年譚子奔莒僖五年弦子奔黃十年溫子奔衛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之屬皆不名至於此文北燕伯款下三十年徐子章禹出奔楚之屬皆書其名是也然者所見世著治大平崇仁義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幷責及小國也○注錄出奔當誅○舊疏云大平之世民皆有禮況於諸侯不死社稷而棄國出奔當合誅滅矣包氏慎言云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傳曰突何以名奪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不以失眾錄也然則諸侯出奔者皆以失眾論絕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柰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朔者王政也奉王政而以大夫行之是絕朔事在所傳聞之世外諸夏而內之也故出惡錄罪止於絕北燕伯款屬所見世外無彊鄰之逼無故出奔不能乎臣民者也以大平之世責小國詳故論誅以爲好惡拂人之性者戒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之謂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注〕爲季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宁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按舊疏也益亦作雹與陸本異周正月夏十一月大雨雪無足異當以作雹爲正差繆略云穀梁或作雪則陸氏所見公羊本作雹○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强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與何同左傳申豐以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西陸朝覿而出之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疏引膏肓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氷也若今朝廷藏氷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氷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義鄭君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氷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水凍所聚不取其氷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雹解云正本皆作雹宁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經義雜記曰范注穀梁云雪或爲雹則穀梁亦有作雹者或據左氏公羊言之若今公羊作雪釋文同則誤也按舊疏也益亦作雹與陸本異周正月夏十一月大雨雪無足異當以作雹爲正差繆略云穀梁或作雪則陸氏所見公羊本作雹○注爲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强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與何同左傳申豐以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

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氷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氷之禮不可廢耳劉氏逢祿許曰君子識其大者經意也其次識其小者左氏春秋說也鄭既知經自爲經左氏自爲左氏何辨焉且以申豐爲寓言則可以爲聖人則張禹孔光於災異迭見終不以王氏爲言亦寓言亦作俑也豈聖人之所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疏〕書費誓云徂茲淮夷釋文引鄭注淮水之夷名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云成王東伐淮夷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詩大雅江漢云淮夷來求魯頌閟宮淮夷來同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凡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書禹貢淮夷蠙珠者是也在徐域者爲淮北之夷魯頌書序左傳病杞之夷是也在揚域者爲淮南之夷大雅及此楚子所會是也申者杜云申國今南陽宛縣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終春秋之世申最爲楚重地每有攻伐必發其兵後光武亦從南陽起○注不殊至中國○決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殊吳也監本子作于誤舊疏

云內諸夏外夷狄者春秋之常典而不殊淮夷者正以此會楚子爲主會行義其行義者卽下文爲齊詩是也通義亦云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中國主會無所殊也舊疏又云君子謂孔子孔子之意所以然者正欲順楚之事而病諸夏之衰微何者言楚夷狄尚能行義以相榮顯況於諸夏反不能然故得病之若然春秋之式傳聞之世內其國外諸夏反所聞之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之世治致大平錄夷狄則不殊淮夷固其宜也而此注云楚子主會行義君子不殊其類者正以等是大平亦有麤細昭當其父非已時事定哀之世乃醇粹也是以定六年注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也然則淮夷始見此經更無進稱未當定哀之間仍合外限但由楚子主會故得不殊是以何氏更爲立義矣按舊疏義甚精密

楚人執徐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楚子按二家經皆作楚人此釋文及疏並不言左穀之異知公羊本亦作楚人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詩也〔注〕故繫之齊〔疏〕注故繫之

齊○杜云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齊**其爲齊詩奈何慶封走之吳**〔注〕以襄公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以絕于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疏〕注以襄至之吳○卽襄二十八年書齊慶封來奔吳○注不書至錄之○正以若言齊慶而齊人來讓奔吳封則已絕于齊書魯慶封則非內大夫故略之不錄也**吳封之于防**〔注〕不書入防者使防繫吳嫌犯吳也去吳嫌齊邑也〔疏〕齊世家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吳世家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子慶封朱方之縣左傳吳句餘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朱方蓋卽防也卽今江南之丹徒穀梁傳云慶封封乎吳鍾離○注不書至邑也○舊疏云經言伐吳犯吳已著注云嫌犯吳者以慶封前已封防爲小國但諸侯不得專封是以春秋奪言伐吳實非伐吳今此經若言入防則更成上伐吳之文爲實伐吳是爲犯吳若言入防執齊慶封殺之則恐防是齊邑是以進退不得作文矣蓋防無所繫人不得比濫以邑通故不書也**然則曷爲不言伐防**〔注〕據防已爲**國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奪言伐吳〔疏〕穀梁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

卽不與諸侯專封之義○注故奪言伐吳○通義云防既非齊地不得與圍宋彭城同例故直言伐吳而已謂奪伐防文爲伐吳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注道爲齊誅意也稱

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疏齊世家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於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又云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是脅齊君亂齊國事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又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

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然則楚靈非應殺慶封之人得以伯討子之者春秋重義不重事慶封脅君亂國本國不能誅中夏不能討楚以蠻夷誅以行霸雖云懷惡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之義也舊疏云此經不重出楚子以爲伯討之義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執之者以此經不重出楚子以爲會主序于上下言執齊慶封可以因上文不勞重出卽是稱爵而執故知爲伯討霍之經宋公序上乃次楚子下言執宋公不得因上文而不更出楚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義或然也○注月者善義兵此脫蓋正以侵伐例時故也下五年疏引作月者善錄義兵此脫蓋順上稱爵伯討之文故書月以善義也

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疏左氏作賴舊疏云有作賴字者古厲賴同音廣韻皆入泰部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爲厲已也釋文厲鄭讀爲賴史記刺客傳又漆身爲厲集解音賴詩大雅思齊烈假不瑕釋文烈鄭作厲又音賴病也鹽鐵論毀學篇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郎顗民也莊子逍遥遊使物不疵癘釋文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本或作厲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爲賴水經注濛水篇濛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大事表今河南光州息縣東北爲賴國地按息縣在隨州殊遠恐非一地○注莊王至之略○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書戊寅日是也注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彼爲賢備賢者故日靈王不足責故略之從常例書月似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注據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鄆疏注據國言滅○正以莒人滅鄆是取後于莒非以兵滅則鄆仍是國故據以難也舊疏云即滅譚滅遂之屬是也

惡諱也注因鄆上有滅文故使若取內邑疏舊疏云隱二年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今又重發之者正以入取文不同故也通義云內諱滅國辭難曰入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載是國明此屬上有莒人滅鄆嫌實取莒邑故書本小國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襄六年見滅于莒至是魯乘莒亂而取之彼據左傳爲義公穀皆以莒取鄆後仍國今滅之故諱言取穀梁疏引徐邈云諱故爲易言之是也又以上襄六年已有滅文故可同之內自取邑直言取如元年取運之屬矣繁露隨本消息云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鄆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謂五年公如晉不至河復也蓋公羊先師有此義故董引用之與傳文內大惡諱義尤切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有乙卯月之三十日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注善復古也疏注善復古也○穀梁傳云舍中軍貴復正也注

魯次國舊二軍襄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漢書董仲舒傳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後漢書楊終傳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舊爲州故正合二軍今舍僭從禮故曰復古是以隱五年注云方伯二師是也又云襄時於司馬之下置中卿令助司馬爲將軍添前司徒司空爲三軍踰王制故於彼經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司馬不復令將軍故曰舍中軍時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更毀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必以復古爲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此內辭也隱惡而揚善臣子之道也 **然則曷爲不言三卿** 注據上言作三軍等問不言軍云卿者上師解言三卿因以爲難 疏注據上言作三軍○襄十一年云作三軍今舍注等問至爲難○襄十一年傳云三軍者何據軍爲問則此傳亦宜言舍爲不言三軍而言三卿者正以上傳云三卿也師解以三卿答三軍故此傳即據三卿爲難明此傳之三卿猶彼傳之三軍也 **注此乃解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據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據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不言卿者欲同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當同亦可知月者善錄之** 疏正以襄十一年時益司馬之職將軍正是益中軍彼經宜書作中軍而不然者以三有中五以明之○注此乃至中也○注明傳文解上不言作中軍之意上謂襄十一年經也意謂彼經若言作中軍五三皆有中不知何中故也○注今此至知也○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不言中下有云三二字此脫注意上言作三軍此言舍中軍正以上不言中而云三知此所據以舍中軍者爲益與舍皆三之中同也○注弟子至三也○此明傳據曷爲不言三卿爲難意下即此傳○注如師至知也○舊疏云如詁爲若按師解即傳義也傳文所以答五三皆有中者正以上作三軍本爲益不今將復古舍中恐人疑此傳言舍中上何故不言作

中爲難故以五三皆有中明上不言中之故上既明言作三軍則下但言舍中軍知爲三軍之中矣○注不言至相起○上襄十一年言作三軍此年經舍中軍知此所舍卽舍上所作故爲同文以相起也○注傳不至可知○校勘記云諸本同故也解云今此傳文少故言傳不足解之也欲以上解下者云云則此注足下衍以字者下脫欲字當據以刪補舊疏云傳若足解之宜云前此作三軍之時不言中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此舍三軍不言三者前三非正稱故舍時不得言三今此傳文少是傳不足解之也以作時文在上故傳特解之上文既解訖下文不言三之意當同上義可知按此不言舍三軍者嫌三軍盡舍故須明斥中軍又以起上之作三軍爲益中軍也故也○注月者善錄之○春秋軍制別無所見上書月爲重錄此書月宜順傳善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云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疏大事表云此莒二邑也牟婁本杞邑隱三年莒人伐杞取之地屬莒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與安丘縣接境防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城防亭在縣西南茲在今諸城縣西四十里有姑幕城茲亭在其境杜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疏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重地也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通義云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云然者經舍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注據漆閭丕不言及高張言及疏注據漆至言及○卽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丕來奔又哀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也舊疏云庶其可以言及地邑無尊卑之義恐其不得言及也**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疏注公邑至邑也○通義云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注累次至絕之○桓二年傳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也穀梁桓二年注累從也從卽次義莊子外物云揭竿累釋文累謂次足不得並足也私邑不敢並公邑故亦曰累莊二十九年注言及別君臣之義君

臣之義正則
天下定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十六日舊疏云左氏作蚡泉
穀梁作賁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注〕蓋戰而涌爲異也不

傳異者外異不書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鬬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疏〕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涌出也郭注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正出曰直出直猶正也詩疏引李巡則濆有憤激之意故作濆且涌泉說文水部涌滕也滕水超涌也是之突起者爲墳起人之忿怒者爲憤怒物之大首者爲賁首是也說文水部濫濡上及下也亦謂水由下濡出而自上下爲說則濆泉蓋與檻泉同○注蓋戰至異也○舊疏云似穀

洛鬬之事也通義云傳釋其地有涌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涌甚謬然爾雅專釋羣經解檻泉不及濆泉恐非地名○注不傳至不書○舊疏云春秋之義外異不書即襄十九年不書鄧移之屬是今此濆泉云異故不錄若書之宜云何以書爲天下記異若僖十四年書沙鹿崩之傳矣○注此象至所致○公在晉即上春公如晉也受叛臣邑則上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在公至自晉前也興兵戰鬬則此敗莒師于濆泉是也○注故因至之義○原文闕

秦伯卒

何以不名〔注〕據諸侯名〔疏〕史記注引世本云景公名后車

之世錄小國也通義云秦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秦者夷也〔疏〕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夷國也用夷俗爾按漢書地理志天水隴又趙充國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近羌胡習修戰備高上勇力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按此於春秋皆秦地明時皆用夷俗也匿嫡之名也〔注〕嫡

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疏〕注嫡子至立之云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立阼階上如抱世子自房出大史奉書上堂當兩階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

大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史出以告大宰大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是嫡子生以名令四竟事也秦匿嫡名擇勇猛者立之無嫡庶之別正漢志及贊所謂迫近羌胡高上氣力也隱七年滕侯卒穀梁傳云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則此秦伯不名當亦以爲用狄道故彼疏引徐邈說云秦伯不名用嫡道也**其名何**注據秦伯罃稻名疏注據秦伯罃稻名○卽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至稻名**嫡得之也**注獨嬰稻以嫡得立之疏注獨嬰至立之○舊疏云嬰宇亦誤宜爲罃今此嬰字誤也舊疏云此傳之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何以嫡得之故公羊平議云俞氏樾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嫡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其字作適不作嫡可證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嫡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擇勇猛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並不著唯秦伯稻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按俞義亦通然何氏擇勇猛之語必非臆撰

冬楚子蔡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進於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

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疏**注吳未至故也○何氏以意言之越進稱人知義兵明爲吳未服罪也○注越稱至進之○卽上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淮夷不稱人注月者善義兵彼亦義兵淮夷無進辭今越稱人故解之明爲進意也通義云越何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辭按此蓋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爾○注義兵至省文○正以侵伐例時善之詳錄則月上四年秋七月楚子以下伐吳書月是也今已進越爲人義兵明故省文不月也

公羊義疏六十二

昭六年盡十二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

已敗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

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疏〕注不日至略之○正以襄二十三年春三月乙巳杞伯匄卒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上城杞已敗○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以下城杞杞子來盟注敗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是城杞已敗也○注復卒至其義○舊疏云律云一人有數罪則以重者坐之然則亦不再加而卒復略之者正以此是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其內行故也按杞伯內行有失經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諸侯內行小失云云何氏明春秋通例其罪重者則去葬以明義也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注〕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豫
賦之煩也〔疏〕注先是至煩也○季孫宿如晉則上文夏季孫
宿如晉是也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者即下文冬叔弓如楚七年三月公如楚是也二事在後故云豫賦何氏以意言也舊疏云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釋文出賦斂云力驗反或無此字舊疏本本即或本也五行志中之上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眾之應師古曰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爲援好也按志所據劉歆說蓋左氏家言也然按經五年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九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則叔弓敗莒在公至自晉後志以爲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者誤也師古承其誤而文之過矣

楚薳頗帥師伐吳〔疏〕左氏穀梁作薳罷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疏〕燕世家云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至燕而死左傳云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齊遂受賂而還公羊均無此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疏〕注書者至汲汲于齊○疏云正以平爲善事今書之故云善錄內也穀梁傳平者成也疏引舊解平者善事也○注不出至言之○左疏引賈云謂魯與齊平也穀梁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賈說所本與公羊合不出主名者決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書人也君相與平非平者在下比舉國言之起二國人皆善也通義云左氏許惠卿說此爲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他事而重舉衞此伐在隔年而不重舉北

燕其非燕齊平審矣按經例如燕與齊平不得僅曰暨齊平言暨則魯與諸侯平之辭下叔孫舍如齊莅盟即齊平之徵孔說是也左疏引服氏說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其說非是齊自崔杼伐魯後景公即位求好于晉旋即向戌弭兵十餘年間惟慶封通嗣君來魯一聘外無朝聘往來雖無侵伐不得竟謂和好是時蓋因魯結援晉楚又與吳爲昏齊又崔慶甫平二惠不競求平於魯事所或有不得謂齊是大國無爲求與魯平也崔氏應榴吾亦廬稿萬氏隨筆曰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買逵何氏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孔氏據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氏劉公是更截左傳齊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齊侯次于虢下爲燕平之事尤爲明確愚按魯與齊平下經書叔孫婼如齊莅盟是也燕與齊平下傳記鄭伯有事齊平燕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關天下大故燕齊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注月者至暨也○定十一年冬及鄭平書時此月故解之刺內暨暨者隱元年傳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平善事而不汲汲故書月以刺之穀梁傳曰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義同○注時魯至於齊○下十年十有二月下注云去冬

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明時方結婚于吳也上六年冬叔弓如楚此下云公如楚是外慕強楚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莅盟〔疏〕釋文舍二傳作婼說文女部婼不順也从女若聲春秋傳曰叔孫婼古若聲舍聲同部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婼叔孫婼公羊作舍是也漢書西域傳婼羌師古曰音而遮反遮从庶聲亦同部字也左氏莅作涖並俗當作隸說文立部隸臨也是也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來非定之辭謂之來公羊義見僖三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陳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疏〕包氏愼言云經書四月甲辰朔據厤爲月之三日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臧氏恭壽以三統推是年正月甲戌朔大二月甲辰朔大三月甲戌朔小四月癸卯朔二日甲辰○注是後至乾谿○校勘記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下有蔡字此脫楚滅陳蔡者即下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是也楚弒君乾谿見下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

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弒死較何注加詳志又引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衞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衞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按此推月食之占下蓋劉歆釋傳語也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月之二十九日

九月公至自楚〈疏〉通義云如楚〈疏〉月出致同例危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癸未月之十五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注〉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之二十六日○注當時至錄之○隱三年傳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衞侯惡卒於八月此十二月正五月當時而日故言危錄之也輒有惡疾者下二十年盜殺衞侯之兄輒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是也不早廢之云云何氏盖以經作危不得葬辭故云然左傳亦以靈公爲孔成子筮所立或卽孔烝鉏史朝廢之子等也白虎通放黜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按下二十年注云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傴不逮人倫之屬穀梁彼傳云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是卽何氏所謂跛與禮喪服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注若是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是卽有惡疾宜廢是也故禮記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惡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衞侯元有兄繫盖世子有廢疾則不可承祭臨民故婦人有惡疾亦在七出之科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說在元年變其言陳者

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疏注說在元年○卽上元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也○注變其至舉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言其此特言陳故解之又大夫相殺亦稱人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是也上元年傳又云討招以滅陳也故此變言陳以起之通義云變其言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亦貫乎先君何爲可言其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有辛丑月之五日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疏通義云招所使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疏通義云招所立留爲太子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楚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

秋蒐于紅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廋云本亦作蒐杜云蕭縣西有紅亭大事表云今爲江南徐州府蕭縣蕭縣地蕭叔所封邑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衡革車千乘商卽宋也豈魯蒐于近宋之鄙而蕭縣魯亦有其地與水經注獲水篇獲水又東歷洪溝東注水鴻溝非也春秋昭八年蒐于紅杜預云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卽地理志之虹縣葰溝名音同非楚漢所分矣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劉昭郡國志注於泰山奉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衞也於沛國紅縣引地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地皆以爲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何屺瞻亦疑其非不足據也按根牟魯東界在古琅邪陽都縣紅地應相去不遠其以爲在泰山奉高者近是一統志紅亭在泰安府東是也紀要謂在鳳陽虹縣西者誤

蒐者何簡車徒也注徒衆○周書芮良夫解實繁徒營薛注徒衆也漢書刑法志卒正三年簡徒注徒人衆又食貨志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數注徒衆也莊子徐無鬼云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注步兵也則徒與車對車謂乘兵徒爲步兵也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徒兵千襄元年傳彼徒我車注徒步兵曰徒隱八年左傳彼徒我車注敗其徒兵于洧上皆是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

年疏注說在桓六年○桓六年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葢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大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然則下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大蒐于昌姦定十三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將何說乎舊疏云爲蒐之法比年作之今此不然故云以罕書是年作書是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疏通義云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葢過實不與弒而招歸罪焉若魯輩僅元年有云招將自是弒君也注云討爲氏之比按公羊傳孔瑗弒君本謀在招春秋書殺過同大夫相殺之例則過與謀與否無文以定孔氏取左傳爲說也

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費多賦重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卽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是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疏包慎言云十月書壬午十月無壬午十一月之二十一日孔瑗左傳穀梁瑗作奐古爰聲奐聲同部

葬陳哀公注日者疾詐諼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二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疏注日者至人也○春秋之義滅例書月今此書日故解之若然上四年遂滅厲注莊王滅蕭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此亦靈王書日責之者詐諼滅人惡尤重故書日以疾之通義云劉敞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曷爲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子也其稱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之辭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葢招所使殺偃師者若成濟之比按劉敞本范甯說○注不舉至見之○襄六年齊師滅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則此亦直書楚師滅陳已足復列見執公子招殺孔瑗葬哀公正以見其託討賊滅人國故也穀梁傳惡楚子也是也○注託義至滅心○宣十一年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下云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本懷滅心託義討賊與莊王異故先書滅以誅心入陳靈王以明○注重舉至以明○舊疏云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不重舉齊此重舉陳者上已言楚師滅陳若不復舉陳無以明其是陳人矣通義云承上滅陳

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按穀梁傳云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注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孔義本此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鄫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疏〕注陳已至邑錄○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鄫大鼎事也○注不舉至當存○舊疏云陳是總號會時未必在其國都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暴滅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言也其存陳者即下經夏四月陳火是也

許遷于夷〔疏〕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焦夷之地春秋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杜云城父屬譙郡按譙爲今亳州地

夏四月陳火〔疏〕左氏作陳災杜云陳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

所害按彼爲天下記異不得以例此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注〕據災異爲有國者戒〔疏〕校勘記云石經無下陳字**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大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疏〕注陳已至記災○校勘記云鄂本大作天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天舊疏引考異郵云陳火之類未當誅絕天曉其君死灰更燃之意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左疏引賈服說亦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范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春秋之例外災不書往弔來告則其書法如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必繫其國名於火處之上時陳既爲楚縣若與楚有陳則當曰楚陳火今曰陳火明陳國尚存不與楚滅爲繼絕存亡之義明矣若然則沙鹿梁山崩何不繫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公羊傳曰爲天下記異與災火之異係一國者有殊故不繫晉也十三年經云陳侯吳歸于陳不言楚復封則楚雖滅陳固不與其滅也不與楚滅則亦不斥陳亡矣通義云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爲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

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故左傳陳災鄭禆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是天欲存之也陳蔡等滅陳撮無罪明德之後又非蔡度可比故天特存以勸懲示春秋即因之書以起繼絕存亡義也**曰存陳悕矣**〔注〕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爲天所存悲之〔疏〕舊疏悕謂悲也成十六年傳在招丘悕矣**曷爲存陳**〔注〕據災非一天意曷爲陳而存之〔疏〕春秋之內書災者非止一處曷爲於此災**上悲陳而存之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注〕罪人招也殺人之賊〔注〕孔瑗弒君賊也葬人之君〔疏〕八年左傳疏引賈服亦云楚葬哀云若是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不取彼傳袁克私葬爲說孔疏直言葬按十三年經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是蔡靈公亦爲平王所葬春秋何不云楚葬也**若是則陳存悕矣**〔注〕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爲招弒當舉招爲**

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沒招正賊文以將與上貶起之月者閔之〔疏〕注楚爲至之也○下十一年左傳叔向對韓宣子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是楚託討賊陳臣子待之而滅事也漢書五行志上云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禆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昂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

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經義雜記云按所引左氏說乃秦漢以來舊誼當與伏生書傳毛公詩傳等觀不獨足以補正杜注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痛益深矣幸聽叔時之言復封陳庶爲善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虜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羞愧憤恨之心欲快意與楚者非一日矣今復爲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爲招殺大子偃師故天降之災楚已滅陳而復書陳者不與蠻夷滅中國也按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義本此故賈服注左傳范注穀梁無以盡同獨杜氏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注不書至起之○上元年注云孔瑗弒君本謀在招故舉招爲重責以弒文不言孔瑗弒君也解上八年書陳侯之弟招義也不與楚討賊者決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不與而實與也此皆不與故沒討招之文謂不於討處貶之也以將與上貶起之者上貶謂元年稱公子不稱弟爲貶辭也明此雖沒正賊然本謀在招上已貶明故得與相起○注月者閔之○舊疏云正以外災例時卽襄元年春宋火之屬是今而書月故言閔之閔義其上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郿郛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晉欒施左氏作齊欒施孫志祖云此非晉之欒氏公羊經文誤當同左氏作齊按穀梁亦作齊惠氏棟周易本義辨證云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晁氏曰說文作晉按齊古文晉篆文晉今文愚謂晉改爲音子斯反又卽移切見春秋傳及公羊釋文嘯堂集古錄有碧姜鼎晉姬姓安得稱姜必齊姜也古文多借用故晉字或借爲齊晁以道以齊爲古文是春秋齊晉無別矣恐未然按說文鄙从邑晉聲左氏莊元年釋文莊十一年釋文公羊桓元年釋文穀梁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公羊桓十一年釋文穀梁莊元年釋文十一年釋文文並音鄙子斯切又哀十三年傳注敗齊師于菑疏菑字有作晉字知古音晉齊字音往往通轉矣金氏廷棟齊欒欒施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欒氏按晉卽齊字晉卦之普公羊義疏六十二

矣然則古齊字本爲晉非古晉字
讀爲齊也公羊不異說甚明晰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疏〕釋文隱如左氏作之轉禮記少儀隱情以度注隱意也思也〔疏〕又中庸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是殷有衣音與隱有意音同

戊子晉侯彪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七日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戊卒〔注〕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

敗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宋公戊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穀梁與左傳同左氏釋文云戌音成何休音恤左氏文二年傳宋公子成釋文成音城本或作戌音恤成與戌易混故也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成之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爲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注平公子成與城同音若平公名成其子似不得名城矣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六日○注去冬至貶之○舊疏云正以論語禮記皆有昭公取于吳謂之吳孟子文但不指其取之年歲今無冬更無他罪可指是以何氏以意當之娶吳孟子不書諱取同姓故也通義云謹按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日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爲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極爲諦當而舊疏引賈服曰無冬刺不登臺視氣考登臺視氣見僖五年彼傳以爲禮明平時皆不行此禮矣何獨於此年譏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疏〕左氏穀梁作春王二月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平公以十年十二月甲子卒至是年二月葬僅逮三月三月而葬已速況踰月乎公羊傳正月或字之譌按既逮葬矣可三月即可踰月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十日

差繆略云穀梁作乾按今注
疏本及穀梁石經皆作虔

楚子虔何以名注據誘戎曼子不名疏注據誘至不名○下十六年楚子誘戎曼子不予殺之不絕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曲禮諸侯滅同書名是也絕疏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固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名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其惡尤甚衛乘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爲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瞰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爲不順故亦絕之按滅同姓爲滅天子之同姓此錢氏臆見蔡般宜討虔非討蔡之人復誘而討之尤爲不義傳明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此絕之正義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下十三年疏引作絕也此脫**曷爲絕之**

注據俱誘之爲其誘討也注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疏注使不至加誘○左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弊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是其事也包氏慎言云般弒父殺當其罪不聲罪而誘殺之與詐殺同科故絕之稱名明當絕爵也穀梁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范云蔡侯般殺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人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當試論之曰夫罰不及嗣先王令典懷惡而討不以罪亦已明矣莊王討徵舒則異於是凡罰當其理雖伐不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楚夷必申苟違斯道雖華必抑故莊王得爲伯討齊侯不得滅紀趙盾救陳則稱師以大之靈王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顯豈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楚靈之殺蔡般亦猶晉惠之戮里克雖伐弒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獲討賊之美而有累謹之名者良有以也范氏之駁穀梁卽據公羊爲義也**此討賊也**注蔡侯般弒父而立疏注蔡侯至而立○卽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注據與莊王外討晉文譎尊疏注據與莊王外討殺陳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

可也是其與莊王外討事也○注晉文譎尊○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年老恐伯功不成故上白天子于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所以見文公之功是晉文譎尊春秋無譏辭也

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注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

疏通義云懷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字絕句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弒其君楚子誅之然則春秋自譏其誘討非謂賊不當討也潛研堂答問云閻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弒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殊科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虔亦弒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爲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爲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

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弒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注內懷至詐也○正以賊所宜討懷惡而討故不與其討也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原自愛不予爲仁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爲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合我與宜以爲一言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伐輻彼君子分不素餐分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篤

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侻于上而僻行之則誹于下仁義之端可無論乎是春秋弗與靈王討貶爲其不能先以義治我故也○注地者至誘之○正以下十六年誘戎曼子殺之不書地今言于申故解之也明彼非好會也好會誘之事具左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疏唐石經棄作弃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甲申月之八日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說在桓六年疏

注說在桓六年○按彼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舊疏云上八年蒐于紅之下何氏云說在桓六年今復指之者正以蒐與大蒐希數實異禮亦不同是以不得相因各指其所在然則亦譏其罕之義穀梁注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備安不忘危與左氏義反與公羊義相足通義云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眾比時有喪重致眾罷遣故君子緣人情不譏也是也左傳曰非禮也又云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以爲不忘君者於義似短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蓋諱喪盟使若議結善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侵羊二傳作穿祥疏本作盟于浸羊解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所見異也九經古義云古祥字作詳易履視履考詳釋文本又作詳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穿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眾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易大壯象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釋文詳詳審也鄭玉肅作祥祥善也爾雅祥善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杜云地闕大事表云當在今鄆州府滋陽縣境沈氏欽韓云穿祥當即大庭庫魯因以望穿祥故遂名爲穿祥在曲阜縣○注不日至善事○舊疏云上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而與人盟至十三年平丘之會邾婁子與晉爲議不容公盟而執季孫理宜書日見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爲憂是內惡可譏之限故爲信辭使若此盟方欲議論結其善事然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
杞人于屈銀〔疏〕校勘記云齊國酌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賈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國弱字按杜本亦作弱釋文屈銀二傳作厥慭九經古義云左傳厥慭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狀讀若銀又云慭从心狀聲公羊本口授故以厥爲屈以犬來聲讀又若銀則銀聲爲狀之異讀慭从其異讀音與杜云厥慭地闕大事表或曰在今衞輝府新鄉縣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己亥月之二十五日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注〕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疏〕至夫人○舊疏云皆史記文通義云按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娣何氏以爲襄公嫡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據左傳言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卽位以後而襄夫人經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疏〕包氏慎言云十

一月有丁酉月之二十三日穀梁作世子友史記管蔡世家注引世本亦作太子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注〕據陳子也〔疏〕注據陳子也○卽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溫是也
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注〕靈公卽殷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弒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
云耳〔疏〕注不君至君也○卽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靈公弒父而立弒父之人公羊以春秋不與靈公爲君舊疏云靈公弒父當誅故不與爲君也○注不成至父也○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爲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爲嗣君以繼其父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爲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爲貶辭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文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殷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爲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弒君

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辭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褒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弒亡般亦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按錢氏說是也世子正稱也書世子有於卽位後則貶諸侯稱爵正稱也成四年書鄭伯伐許於喪內則貶猶斯義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卽不與楚殺當貶楚爾何故反貶蔡世子耶鄭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彊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子使若不得其志殺蔡國二君以取國故變子言世子也當立與衛蒯聵同文與鄭忽異文公羊傳之信矣若僅貶楚殺蔡二君則稱子不更著耶若以子友疑於子哀則書蔡子而去其名可也使若不得其君終于義爲短于文爲悖○注上不至云耳○卽上傳云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上絕楚子嫌蔡般無罪故於此正之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注據惡惡止其身疏○下二十年傳文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疏繁露觀德云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

蔡世子齊逢丑父是也正以春秋天子之事故董生本天子言之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大鴻臚禹奏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誅不宜立嗣白虎通封公侯云誅君之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又誅伐篇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弒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無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按定元年傳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注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昭僅不能保有國土當絕子猶不得立何論蔡靈弒父賊乎通義云此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宥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卽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敞橫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爲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卽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書鄭忽於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同辭必欲强相援比又可謂蔡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注雖不至云爾○舊疏云不君靈公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經上文楚子誘殺之申之例正可以一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時皆稱爵者凡貶刺之例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前此者有之宥可文文皆貶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

重乎其與仇狩也其餘從同是也○注言執至滅之○舊疏云春秋之義舉滅國爲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是今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若上八年注云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諼託義故列見之是也楚既託義執用蔡世子以滅其國當如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然今乃先書滅蔡非怒也無繼也注父誅子當絕疏者起其本懷滅心故也非舊疏云今不成有爲子者非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父誅子當絕也其非字有作悲字者誤按怒爲遷怒又見莊四年傳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是也按父誅子當絕商臣弑父而立春秋不見誅文其子莊王復有美辭者商臣俾逃天誅莊王又賢春秋必假事以示法彼既無可託故直於蔡般父子張義明彼亦從同也又見天之逆楚直同禽獸如梟獍之物並生於世在不屑誅絕之科非如蔡爲姬姓之長正當有父子君臣天討之所宜加故聖人亦因天而備責之且蠻夷猾夏自楚成始假手其子以斃之臣不臣子不子乖戾之氣蓋相尋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注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諼滅人疏通義云意時有所築隄善崩潰殺人衆之義或然也○注持其至以道○何蓋以意言之或別有所據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也其用之傳惡乎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之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此不言防與彼義同不以道卽無道也○注孔子至亂也○論語泰伯篇文包云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何蓋引之而不仁爲證因連下引之與此無涉也潛研堂荅問云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强死非不幸也○注日者至滅人○正以滅例月此書日者上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書日同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疏差繆略云北燕伯唐石經左氏無款字毛本年誤月

伯于陽者何注卽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徵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疏注卽納至于陽○此據納蒯聵于戚傳于戚事爲說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

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是也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上三年出奔齊之北燕伯款今納之北燕可也既出奔稱伯則非犯父命何爲納之于陽與于戚同文也○注又微至再出○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注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不書出入不兩書也北燕微國出奔書出小國例也是春秋之義小國出燕伯也○注故斷至問之○公羊義以伯于陽連讀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注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疏公羊問荅曰聞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十一年傳孔子生至是年二十三歲又昭二十四年仲孫獲卒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据此知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故得知其事○注後作至滅闕○通義云此當爲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爾是也史記者舊疏引閔因叙所稱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是也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注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甯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疏注如猶至之乎○經傳釋詞凡經言如何者皆是如詞助也易屯六二屯如亶如子夏傳如辭也按如卽無如卽奈意凡經傳言如之何者皆奈之何也強釋文作彊葉本作強凡彊弱字作彊勉強字作強舊疏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具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委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甯可彊更之乎○注此夫至億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億作意釋文妄億於力反錯也字或作措按論語音義毋意或於力反則本作億於此注合陸氏以爲非誤也此本錯字剜改故小而偏當本作措疏標起訖作億措可證釋文校勘記云億當作意鄂本注作妄意措於力反下當右下同二字且下子絕四毋意之意音同也舊疏云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隕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星隕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孔子修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者欲示後人重其舊事故曰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措也億謂有所擬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

妄置意於言矣按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修改之曰星霣如雨事本無差文有小異若伯于陽與公子陽生氣殊懸絕故不敢徑改恐襲億措也○注論語至毋我○論語子罕篇舊疏云備於鄭注今鄭注不可考蓋取毋意義也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注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注唯齊至次序○僖四年許男新臣卒下次曹故卒少在曹後則許小於曹然自幽之會皆許男序于曹伯之上或德優於曹與舊疏謂其盛時事及其衰末亦不酤粹是以僖二十三年鹹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者非也其會則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也疏注非齊至史也○閻監毛本如作知誤何意謂桓文而後皆主會者次之春秋因而不改所爲信史也俞氏樾公羊平義謂其序其會兩文對舉蓋言諸侯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爲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侯之序爲桓文所定者蓋晉文踵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襄之舊故推而上之以爲皆桓晉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所定者兩句皆證明春秋信史句與上下文皆不屬按俞義亦未協桓文之會所次諸侯即不同諸侯自會同外亦無所用序若謂朝之天子自有王朝定則況春秋世朝周鮮左傳定四年所序踐土之盟其次即與春秋不同是其明證蓋兩句互文見義上句其序謂其會之序也下句其會亦謂會有序也桓文之會猶能次德之優劣國之大小後此則晉楚狎主意爲高下矣春秋存之以見信又以見無係褒貶進退之義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注丘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丘之罪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爾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陽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疏注丘孔子名○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注其貶至之罪○舊疏云即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按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釋名詞敘也令撰善言相敘續也史記儒林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皆即意內言外之詞也論衡起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通義云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有罪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按孟

子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注其事則五伯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此孔氏所本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宜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趙盾崔杼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齊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名人道以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而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晉宋吳莒之弑稱人與國即聖人筆削所繫所謂某有罪者非史官赴告之失也如無史官左傳又曷由知哉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貶土之會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丘者亦以春秋彼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知者行堯舜之道罪丘者亦以春秋彼注引劉熙孟子注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已見貶絕者也按何氏此注以貶絕譏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刺有所失爲某之罪以傳文以其詞與其序其會對皆謂次序諸侯優劣之得失言故不而言之與孟子之知我罪我殊也○注士書至不錄○春秋立納入皆篡辭故云士書者惡納篡也舊疏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欵出奔遥歷十許年計應有君矣陽生篡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假令非被篡但是微國未踰年之君卒猶不書況乎被篡出奔甯不略之何氏必將未踰年君約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成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即伯欵之徒是也此不書所篡出奔義也○注不足至文也○校勘記出史文也北燕本在上云北誤比舊疏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云陽生之上有北燕二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順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壬申据厤爲四月朔正月之二十九日亦壬申經於夏五月書葬鄭簡公簡公以四月卒卽以五月葬在慢葬之例宜書日而經不書日者同於當時不日之例則三月之卒當在正月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疏〉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按穀梁作成虎此作虔誤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左氏傳云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今左氏經文作成熊或篆文殘脫致誤公羊作成然又因熊然形勢相似致譌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疏〉左氏穀梁作公子慜釋文慜魚覲反一讀爲整正領反此釋文云整之領反或作慜魚覲反益古音通也哀十一年左傳晉悼公子慜亡在衞釋文慜一本作整通義云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整惶懼出奔公之復季孫爲之也按孔氏義與何異何氏以內大夫出奔有罪不日也孔義牽涉左氏爲說然左傳南朝以私怨欲出季氏公子慜欲代季氏許與爲難又欲攜叔季二家不克出奔絕無因公之意何云無罪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强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舊疏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故須解之中國無義者襄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鄢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楚於是弒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是其文也遂爲夷狄所彊者卽四年楚子以下會于申執齊慶封殺之是也今楚行詐滅陳蔡者卽

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也行詐卽託義討招瑗託義討蔡般是也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者卽上十一年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以下于屈銀是也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校勘記出故爲夷狄所强云諸本同誤也疏中兩引皆作夷狄所彊當據正又出今楚行詐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今作令此本疏中兩引亦作令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今亦作令懼然當讀如孝子閒名心瞿之瞿禮記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注皆戄悼在心之貌是也通義云鮮虞姬姓之國見於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於中山者卽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尤加兵于同姓故不救又效楚人爲申之會請諸侯以責晉之甚者初楚人爲申之會請諸侯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狄之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荅施無不報禮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荅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於彼無親尚

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集解引何君廢疾云春秋多與夷狄並伐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爲厥愁之會實謀救蔡以八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劉氏逢祿難曰狄之所以貶之也若僅貶之以起文則辭費矣鄭取董何之義以增飾傳文安足以起疾乎按左疏引賈服亦取穀梁爲說而范甯以穀梁意非然其荅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棄盟背好交相攻伐其責晉之義亦大同公羊也葢與夷狄並伐事所恒有何以不狄誠如何君所難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新市下引應劭曰鮮虞子國今鮮虞亭是按新市在今正定府新樂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十三年
盡十七年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疏〉通義云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以邑叛也〈疏〉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南蒯者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疏〉上十二年左傳云楚子次于乾谿杜云在譙國城父縣南大事表云在楚東境今江南潁州府亭州東南七十里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城父縣也

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注〉據齊陽生入惡不言歸〈疏〉注據齊至言歸○即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是也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之家自是往弒舍故爲篡辭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公子比亦弒君而言歸故據以難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爲

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
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
去之靈王經而死注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
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弒也言歸者
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
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疏舊疏云歸無惡於弒立也
弒虔之時比無惡靈王經
論語憲問篇自經於溝瀆
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
廣雅釋詁經絞也荀子彊
芊尹申亥氏繁露王道云
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
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
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懟公
虔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
知苦民之壞盧注壞猶傷
也又五行相勝云土者君之官也

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主所
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
宮室多爲臺榭雕文刻鏤
發傜役以奪民時作事無
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
弒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
君窮矣故曰木勝土新語
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
浮文窺天文然身死於棄
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騷
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
林需之秦楚靈暴虐罷極
逃身死亥室是皆以弒君
左傳與此小異亦云蔡公
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
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
者劓師及訾梁而潰與此
立之○舊疏云正以經書
校勘記云此本晉誤有可
誤○注比之至弒也○繁
之道效死之義通義云高
其亂比兒利而動遽欲爲
公羊義疏六十三

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是則君弒由於比立故比宜坐弒比之義宜效死不立下傳又○注言歸至之爾○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故爲明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即責其不效死而立也穀梁傳曰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是亦以比不弒君故弒君而立之意云諸本同誤也鄂本謂作明疏引注同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明又出加弒責之爾云此本疏中引注作加殺閩監毛本亦作改作弒○注不日至無道○舊疏云正以宣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猶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則春秋之義不問加弒與否例皆書日此不日故解之按晉靈亦無道而日者盾諸人執政非如楚靈之黷武樂禍外肆殄滅內極力役殃民淫刑多行不義故不日以惡無道○注致內至爲戎○宣九年等傳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地故解之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于諸侯會上故地危之襄七年鄭伯髡原卒于操傳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下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是則諸侯卒其封內不地今此靈王見弒由於乾谿故著地以爲戒也潛研堂答問云楚子虔弒于乾谿書其地蓄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于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蔡史不絕書而無救于弒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疏〕左氏穀梁弒作殺孔氏音義云弒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弒君之罪而棄疾反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於左穀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疏〕注據齊至舍○文十四年彼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使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則彼未踰年見弒稱君此亦未踰年君稱公子故據以難舊疏所以不據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號以難公子義強也**其意不當也**注據上傳知其脅成君之號公子義強也〔疏〕注據上傳知其脅○繁露王道云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是亦以比無弒君之意與此同惟彼經弒作

殺故以當上之辭爲解果爾則經當書楚殺其大夫公子比矣故當從公羊作弒其意不當則曷爲不貶疏注據王子朝不貶○下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注子朝不貶此亦不當加弒故據以難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疏通義云卷耳而比出比歸而虔鎰比自謂於之君已而樂成其弒也故不貶此亦不當坐明罪在而弒虔謂之討賊比立而弒虔是弒而已矣孔氏此論可謂持平矣故吳光弒僚致國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爲義於其來聘焉賢之其不殺光者若受光之讓能逃弒君之罪乎可與入吳國君子以其不受爲義於其來聘焉賢之其不殺光者若受光之讓能逃弒君之罪乎可與札力不能討君子恕之若猶孟子之效死勿去謂甯死不立也比事反觀也效死不立猶孟子之效死勿去謂甯死不立也經韻樓集云此以上釋上文經書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也比實未弒經書弒其君虔上傳未釋故於此既釋仍稱公子比之下補釋上文所以書弒之意謂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不當爲棄疾所脅也受脅而首亂故云弒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注據經言弒公子比也疏文十六年傳大夫相殺稱人通義云難不言將自是爲君也注故使與弒君而立者同文也下二十三年傳楚人弒其君之子比卒注楚人弒其君之子比卒不書葬不成君也疏注楚人弒其君之子比卒○正以棄疾弒比之後即自爲君故注云使與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是也既言弒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爲王而已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弒公子比既此經韻樓集云經有殺謂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既言弒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爲王而已不與比以君之名仍罪棄疾此經韻樓集云經有殺謂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既言公子比也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弒云公子比也既言弒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實已立嫌觸實公子弃疾則楚子居也疏正以棄疾弒比之後即自爲君故注云使與弒君而立者同文也舊疏云同文即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通義云棄疾奉比爲王而已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弒公子比既此經韻樓集云經有殺謂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既言公子比也則上當言殺兩相殺耳不得云弒云公子比也春秋言弒其君者二十三言弒吳子弒蔡侯者各一言弒其君之子者一總爲二十六皆君也未有書弒公子者也公子比被脅爲亂首故春秋正其罪曰弒其君所以儆天下後世倉皇被脅首亂以成篡弒者也公子棄疾殺之如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討賊之辭此不言楚人殺公子比而系之楚公子棄疾者棄疾非有討賊之誠主於自立而已是深惡之之也比雖自立不可言弒言弒也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弒傳曰此其稱名氏以弒何於春秋書法大不合由今攷之乃何劭公之誤而傳未嘗誤公羊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固與左穀同也傳曰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稱名氏以殺與稱人以殺爲異文異在稱人稱名氏不在稱殺與弒經著於竹帛者既

譌何氏又襲譌爲註此何氏之學主於株守不知正誤故往往經闕文猶疏爲之說而此尤於大義有傷也按段說非是經文如作殺則傳文但云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何可矣何爲連以弒聞之正以將爲君故加弒文也如以州吁陳佗爲比則當書楚人殺公子比何爲特著棄疾棄疾非同謀之人猶可曰以討賊子之也弒君之事起于棄疾棄疾本欲先脅比立後再去比其弒比之心即萌於弒虔之時故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是其心路人皆知矣晉惠殺里克猶不予以討賊辭況會所臣事之君復予之討賊辭乎棄疾爲于比司馬無論其誠心臣事與否其君臣之名無以易也春秋書弒公子比非以成死者乃以賤生者也故楚世家亦云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也潛研堂若問云楚公子比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文著其罪同彼雖左穀相殺爲說而義則本公羊若如段氏謂未有書弒君之子閽弒吳子盜弒蔡侯皆別無所見何獨於弒公子疑之比之稱公子猶餘祭申之不稱其君稱爵也爾○注不言至公子○壯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下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皆言其此不言其故解之正以若言其則似實公子明比已爲君故也○注棄疾至居也○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則作卽疏同楚世家云棄疾卽位爲平王下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疏〉杜云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大事表云寰宇記在封丘縣東四十里蓋縣與封丘接境陳留風俗傳曰衛靈公所道邑水經注濟水篇又東過平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按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十日差繆略云甲戌穀梁作庚戌唐石經穀梁沙注疏本亦作甲戌○注不舉至錄○文十四年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彼亦會盟並有經止書盟舉其重者也不別言會于某此會盟並舉故解之以上有棄疾弒君之事下傳有諸侯遂亂之言故知於間詳錄此會欲討之矣蓋以凡詳錄者皆所善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是公羊舊義也○注不言至知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會盟成有而間隔事者則重言諸侯卽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召陵侵楚夏四月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

侯盟于浩油然則彼由閒有隔事劉子不與盟是以重出諸侯今則閒無隔事劉子復與盟是以不勞重出劉子及諸侯見其可知矣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注〉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疏〉注時晉至與盟○舊疏云言時晉主會者以此會劉子在其閒故須辦之知非劉子主會者以當時天子微弱故也知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者正以上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是其見疑不得入晉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彊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鄫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愼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其明年句有謁脫是實晉辭公不與公盟春秋諱使若公自不與盟也鄂本肯作宵下同

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據得意乃致會〈疏〉注據得至致會○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是也今此平丘之盟公見拒君子恥見拒榮見與也又大夫被執不得意可知今乃致會故據以難**不恥**〈注〉據扈之會公失序恥之**疏**〈疏〉舊疏云卽文七年秋八月公會注据扈至恥之○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也注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也**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注〉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成楚亂雖見與公受盟也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者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脫上不字今補正○注時諸至云爾○史記楚世家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無諸侯討棄疾事棄疾實恐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或何氏以意言之封陳蔡君事見下廣雅釋詁遂竟也楚亂遂成謂竟成也遂亦有成義國語晉語吾必遂矣注遂成也遂亂猶言成亂也義較直捷通義云

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亂而飾爲己功君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爲無恥也○注公不至盟也○校勘記出時不受賂也云諸本同疏引桓二年傳受賂以證之此本作受盟盟字剜改今訂正按紹熙本亦作受賂此決桓二年書公會齊侯以下于稷書以成宋亂彼經又云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注道此者以春秋之義諱內惡例所不諱故直書公不與盟明非受賂故無惡不恥也然則桓公受賂亦內惡春秋不諱者彼注云桓公本弒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是也○注諸侯至張義○舊疏云上注云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之盟今又言此者正以諸侯遂亂是以魯侯不肯與之盟然則上下二注彌縫爲義非別解云因爲公張義者謂書公不與諸侯遂亂大惡公亦不宜與故言因公爲張義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注據歸者有國辭疏注據歸至國辭○舊疏云卽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之屬是也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使若有國自歸者

也名者專受其封當誅書者因以起楚封之所以能起之者上有存陳文陳見滅無君所責又蔡本以篡見殺但不成其于不絕其國卽諸侯存陳當有文實也疏注故使至者也○校勘記云毛本有也字此本實缺蓋衍字通義云吳世子僚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罰弗及嗣猶燬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巳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邢衛緣陵雖犯專封之咎猶爲興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卽春秋貴明義不貴明事之效也舊疏云宜言不與楚專封而云不與諸侯專封者宣十一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是楚得言諸侯之義矣而舊云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之靖于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蔡然則陳蔡得封本由諸侯故傳言諸侯以明之按舊疏所引舊說卽孔氏所駁之或說也不與諸侯專封卽是不與楚子專封見凡諸侯皆不明斥楚子也言楚子嫌別

諸侯得專封矣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齊桓封邢衛杞皆不言齊桓專封也是其義也○注名者至當誅○舊疏云諸侯之式不合生名今陳蔡之君既已稱爵而書名者正以諸侯之封宜受于天子而受國于楚故名之見當誅討不合爲諸侯矣包氏愼言云邢以自歸爲文也奪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誅而稱名黜之之以自歸爲文也奪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誅而稱名黜之使在微者例按邢衛杞亦受封諸侯而經不書名示誅者蓋爲桓公諱桓公存亡繼絕春秋文不與而實與故受封者亦從恕棄疾封陳蔡之受封卽書名張義非齊桓比故於陳蔡之君貶其邢衛杞亦宜從黜削例也非邢衛杞可不名也○注書者至封之○校勘記云此本疏引因作固舊疏云言主書此事者非直惡陳蔡之君不受天子之命亦因以起楚封之按如此注義則舊說謂平丘之諸侯封之者頗矣○注所以至實也○校勘記出無君所責云鄂本同疏及閩監毛本皆作無君無所責又出無所責按紹熙本亦作無君無所責云閩監毛本作諸侯存之此作陳誤按解云非卽諸侯存陳云閩監毛本作諸侯存之此作陳誤按解云非謂上會諸侯墠地封之若是上會諸侯墠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然則存之當作封之矣按紹熙本亦作存之按上九年陳火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注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是上有存陳文也春秋凡書災異者皆示變人君責其修政今陳已滅無君更無所責故知爲天欲示存陳

爲死灰復然象也又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至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蔡侯以篡見殺也彼又云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是也蔡般弒父篡立楚子誅之春秋不成其子示誅君之子不立之義然國無絕理故書滅蔡所以善滅者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注言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也傳又云滅者上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勠力一心共死之辭是書滅正爲不絕其國也陳蔡國皆應存楚因其二君之後在楚就而封之知非諸侯存之明矣舊疏云若是上會諸侯墠地封之當如救邢城楚丘之屬傳亦有文實之文宜云城陳蔡傳云孰城之諸侯城之曷爲不言諸侯城之不與諸侯專封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存之則存之可也注所謂當有文實也然則春秋於棄疾無實與義故使若自歸辭穀梁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不與楚之滅陳書滅陳書滅蔡是也惟彼無不與專封義爾餘與此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注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讎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疏注書葬至臣子○上十一年傳楚子虔何以名

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雖誘之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是不與誘討也既不與楚誘討嫌不書葬爲責蔡臣子當復讎以隱十一年傳云然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今靈公爲楚誘殺春秋書葬不責蔡臣子者以蔡般弑父自立人人得誅蔡臣子之臣民宜皆同仇故不責復讎而書葬如恆見當從誅君論也與桓十八年公薨于齊下云葬我君桓公者異彼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仇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不責焉此楚強蔡弱春秋亦宜量力不責知非爲恕臣子辭者以傳無君子辭也之文又彼方責莊公與仇狩故於其葬焉爲恕之也又魯桓亦弑兄而立而春秋不從誅君論不責復仇者以魯桓會不致已爲奪臣子辭成誅文故於其葬也不復示絕爲春秋惟壹譏而已故也通義云書葬者爲廬伸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仇雖假手於楚猶蔡討葬陳靈公之意也義似迂回亦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注〕不日者略兩夷〔疏〕杜云州來楚邑按吳自成七年以爲楚邑非若是邑不得言滅若果楚邑當書吳伐楚取州來矣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時州來爲吳邑畏楚遷近吳也故入州來是年始滅當是國名杜

彼年左傳云蔡請遷于吳也○注不日者略兩夷○校勘記云解云考諸舊本日亦有作月字者春秋上下滅例書月然則爲日字者誤按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引此注云不月者略兩夷此處疏本仍作日按舊疏又云上四年秋七月遂滅厲注云莊王滅譚日此不日者靈王非賢責之略然則吳子夷昧兄弟立謀讓位季子卽爲賢者而反滅人宜亦書日以責之而不日者正以兩夷相滅故略之此舊疏據誤本而傅會爲此說也夷昧雖讓國有賢行非楚莊之比不必據以相例且彼楚莊因有王言與滅國事反故得日責之也下三十年注至此乃月者上州來見義者因有出奔可責故也以彼言之知此文無月故注就不月解之也文承十月之下言無月者不蒙上月蓋

不在十月內也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疏〕通義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僑如爲尊夫人隱如爲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戾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注〕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

〔疏〕注入昭至不序○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略於小國不書其卒至所聞之世乃始書之卽文十三年邾婁子邊餘卒之徒是也至所見之世文致大平書小國而錄之卒日葬時卽下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之屬是也今此莒君入昭公所見之世宜令卒日葬時而不卒日復不書其葬者正由本是篡人故因略之不序其卒日亦不序其葬矣其本篡者卽上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然則春秋之義篡明者例書葬卽衞晉鄭宋齊小白陽生之徒是今此去疾於上元年亦有自齊入于莒之文卽是篡明例合書葬但以本篡故因不序然則入昭公所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而上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之下何氏云曹伯達於春秋常卒不書者爲下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奪其嗣君辭故不與其葬矣舊疏未明莒始卒於成十四年正月莒子朱卒所聞世始卒故不得日此宜日而不日故解之

冬莒殺其公子恢〔注〕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疏〕注莒無大夫○注書殺至錄之○通義云莒無大夫而莊二十七年傳文○注書殺至錄之○通義云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鍼莒牟夷之屬皆得言以近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事載之亦不勝文繁其特書者要各有主書之義若秦伯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限雖可責健不責今而責之卽是以近書矣包氏愼言云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殺者方惡不意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莒殺意恢以失子行錄然則尤君之服未除而行忍骨肉尤君子所惡失子行言父喪未除方稱子宜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殺先君之子以失子行錄絕之於先君也○注稱氏至之子○舊疏云小國大夫假令得見皆不書氏卽莒慶之徒是也今兼書公子者欲明是君之子故也若言莒殺意恢無以明嗣子不孝按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貫於先君故稱氏明爲先君子蓋庶兄弟若同母兄弟宜如天王殺其弟年夫例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疏〕釋文夷昧音末本亦作末部有昧無昧玉篇廣韻昧是也故釋文云然說文日離昧於榮陽師古曰昧莫葛反其字从末末之末卽此入聲字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疏〕包氏愼言云據麻二月無癸酉正月之十七日也鄭氏以此有事爲禘祭曾子問疏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

其言去樂卒事何〔注〕據入者言萬去籥言名不言卒事〔疏〕注入至卒事○卽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彼言萬入此言籥入彼言去籥言名此直言去樂又彼不言卒事故據以難

禮也〔注〕以加錄卒事卽非禮但當言去樂而已若去籥矣總言樂者明悉去也〔疏〕左傳亦云禮也爲之去樂○注以加至去也○加錄卒事決宣八年不言卒事也卽猶若也猶莊三十二年傳寡人卽不起之卽言若非

禮但當如宣八年之書去籥言去樂無爲錄卒事矣此言去樂明樂悉去與宣八年之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殊也明彼爲知其不可而爲之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恩痛不忍舉

〔疏〕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注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也春秋說云或曰祭主於誠君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非禮也衛有大史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春秋之時大夫之喪必有當祭不告者矣唐時大臣喪輒對仗奏對仗奏者謂正當朝不以誠以君臣一體其疾也親視之其殮也親臨之其疾革也必以聞然此當朝非當祭也當祭以聞去樂卒事春秋備書之以爲後世法

卒事〔注〕畢其祭事〔疏〕穀梁傳曰君在祭樂通義云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之中大夫有變以聞檀弓曰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大史非卿喪不得以聞檀弓曰衛侯不主譏祭與宣八年同故也經言有事不舉祭名者略爲變禮張本不主譏祭與宣八年同例按禮記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去樂卒事矣孔疏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君有大臣之喪亦當然

也聞喪而往故知未襲也又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蓋無祭事時然也○注畢其祭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其作竟按紹熙本亦作竟是也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疏〕注主謂至而往○禮記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同邊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天子崩后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故何氏謂主爲己主祭者也君夫人喪皆宜即往祭不可廢故使家人攝主卒事恩義兩盡矣通義云後魏清河王懌曰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廣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曾子問固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酳獻而事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對文以爲節也禮曰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爲士者即不可使攝若同爲大夫同當奔喪又孰相爲攝益知解詁錯誤按孔說非是大夫聞君之喪無論何時即

行前往祭事使人攝行聞大夫之喪哀殺故傳事畢而往至士不攝大夫自謂不爲喪主耳非祭事也獨不聞大夫主無主乎如孔說則必以此攝主爲攝神主矣凡尸未入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少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此爲爲神布席也不言及設主之事知無主矣無主何攝之有淩先生禮說云大夫不終事而往所以盡君臣之義使人攝主而祭所以全子姓之恩恩義兩盡未得厚非也若祭無使人代之者饋食疏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據此知有攝主事矣若以傳有攝主二字遂指爲木主然則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亦爲攝木主而行可乎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疏於時冢宰攝主而行事可乎難主然則亦以爲攝木主而行事可乎難者曰曾子問大夫之祭羊傳何以不廢也曰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聞天子崩后之喪廢鄭注謂夙興陳饌牲器時則此云廢者當亦指夙興時言若接祭之後當亦有不能廢者矣不能廢而又不能不往此攝主之說所由來與且何氏云不廢祭者古禮也言古以見今時有不然者矣大夫之父未必爲今君之臣恩所不及故不得廢其宗廟之祭得終祭而往而要皆非大夫有木主證也○注不廢至臣也

○此春秋之制也春秋譏世卿故大夫不世則已父未必今
君臣故不廢祭使人攝主也其諸侯聞天子與后喪則廢祭
諸侯世其父祖莫非臣子也與大夫禮殊曾子問文雖大同
義實有殊或彼據今禮言之春秋援古以正今也白虎通五
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土無分民而所生者通也又
諫諍篇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
將去汝適彼樂土是也○注孝經至敬同○孝經士章文也
唐元宗注資取也疏以爲依孔傳表記鄭注資取也是也舊
疏云何氏之義以資爲取者而敬同故也則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矣按鄭
稱說與康成注皆不可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鄭
稱當孔傳之誤梁玉繩云鄭俜爲魏侍中有荅魏武帝金輅
之問見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俜
篤學大儒爲武德侯叡傳叡即魏明帝也丁杰云孝經鄭注
據此處疏文非康成亦非小同當是鄭俜孫志祖云徐
彥疏云與鄭俜同與康成異則俜與康成爲二家明矣大夫

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也曰者爲卒日

疏注賓尸至往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大夫既祭儐尸於
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注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
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
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按目錄言大夫兼上

下言之上大夫室中事尸其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儐尸於堂之禮
尸一上大夫一下大夫也儐尸行三獻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彼二語
饋及祝佐食之俎如葅醢四豆也儐中於堂室中無事故徹室中之
瓦豆也酌奠之觶也皆正祭陳於室中者祝佐食之俎不皆
在室中祝二豆一俎在室二佐食薦俎東階悉徹之也儀禮
校勘記儐徐本作賓禮經或作儐或作賓通用儐正字也此
作賓與詩序同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徹而儐尸蓋以紓其
象神之勞是也通義云獻尸事畢不賓尸也假令當賓尸而
聞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按大夫聞君之喪
尚遣人攝主卒事大夫聞大夫之喪不過僚友之誼何遂不
及賓尸也獻尸自是正祭禮節不得謂之尸事傳明云尸事
畢自謂事尸事畢明謂賓尸矣或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後也
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賓尸侑主人主婦後也
日再繹宣八年之讒猶繹是也大夫既祭即儐尸于堂可以
事畢而往下大夫井無別行賓尸之事即禮尸於室中爲加
爵禮尸則更可卒事矣蓋主人實爵酬尸尸奠爵于薦左後
可以從殺或無獻賓酢賓酬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各禮
節與○注日者爲卒日○舊疏云正以春秋
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知日爲卒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

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疏〉左氏穀梁作蔡朝吳出奔鄭朝昭字通廣韻三蕭朝早也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按漢鼂錯蓋其後鼂卽朝云春秋王子朝漢書古今人表作子鼂左傳衞史朝古今人表亦作史鼂文選羽獵賦注朝晁古字通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文異故鼂亦作晁舊疏云此作昭吳按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爲蔡大夫矣而舊解以爲昭吳爲蔡侯廬夫則知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舊解以爲昭吳爲蔡侯廬之字者似非何氏之意○注不言至罪同○舊疏云正以其君始封之時名書歸則舊上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是也嫌與天子歸有罪同者舊疏云書名言歸與天子歸有罪之文相似何者僖二十八年夏六月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注言復歸者刺天子歸有罪冬曹伯襄復歸于曹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名者與衞侯鄭同義則天子歸有罪者書名言歸上蔡侯廬亦有罪歸故言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注故奪至專封○正以蔡侯廬實非天子所歸故其臣出奔不言出爲奪其君有國之辭以其受封于楚不台有國明楚之專封蔡專受其封皆當誅上十三年之書名言歸非天子所歸義與此相起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注〉幷十七年食蓋與孛于大辰同占〈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丁巳朔據麻爲月之三日劉歆以爲三月臧氏壽恭謂當作五月二日是年正月戊午朔大二月戊

子朔小三月丁巳朔大四月丁亥朔小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之是歲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七分入食限○注幷十至同占○舊疏云謂此文日有食之幷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皆與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彼注云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亾是也通義云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爲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眾心以弒死後葬取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應在春秋後也按五行志劉歆以爲魯衞分臧氏謂當作魯趙五月丙辰朔合辰在四月十三度二日丁巳在四日十四度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大梁趙也降婁終於胃六度大梁起于胃七度趙晉地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疏〉左氏穀梁作戎蠻哀四年同杜云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漢書

地理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戎蠻子國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又文十七年左傳周甘歜敗戎于邻垂劉昭後漢志以此爲蠻氏之戎也杜云垂亭在新城縣北今爲汝州伊陽縣地左穀皆作蠻字續漢郡國志河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鄤子則曼邱鄤之省也水經注伊水篇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蠻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汝水篇汝水東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是也杜云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又按東觀漢記光武紀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流縣曼侯後漢郭后紀作綿蠻侯是蠻曼通也通鑑注引風俗通云蠻者慢也故蠻亦作曼

楚子何以不名注據誘蔡侯名○疏注據誘蔡侯名○卽上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書名也范云楚子不名戎蠻子相誘也非中國故亦以其夷狄**曷爲不疾注**據俱誘也**若不疾乃疾之也注**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願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

公見王道大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疏**注以爲至責之○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卽君子所不臣也又禮記學記疏引鉤命決云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隱二年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漢書匈奴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按此猶孟子告子篇所謂不屑教誨焉者不屑疾之正乃疾之深也但薄責其無知不以中國禮義繩之也故楚子不名也○注戎曼至其爵○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大作太非紹熙本亦作大舊疏云上四年申之會伐吳再見淮夷五年冬越人伐吳一見越人所見之世而不進之者君子因事見義故也何者淮夷與越蓋遠大夫會此是君因可進而進之且昭公之世文致大平寘不治定但可張法而已甯可文皆進乎按繁露奉本云遠夷之君此決上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日且地故也戎曼夷狄微國雖大平世亦不合卒故於是殺也略之不書日並亦不地地皆從略故雖不在外四夷限不得酤

同諸
夏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有己亥月之十日異文箋云唐石經公羊作己亥二字似磨改〔疏〕差繆略云亥公羊作丑趙氏坦春秋

九月大雩〔注〕先是公數如晉〔疏〕注先是公數如晉○五行志中之上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君忘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葢劉歆語也按上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皆有公如晉文何義葢與上三年同占八年大雩注先是公如楚半年乃歸賚多賦重所致公數如晉亦宜然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疏〕差繆略云十月公羊作十一月按今本作十月唐石經同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疏〕漢書五行志下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以弒死莫敢復責大夫六卿專晉君還事之日比再爲魯趙分左氏傳平子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喬大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爲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愿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亾陰爻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喬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按所引說曰葢西漢說左氏者舊說元志姜氏云六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之是歲九月朔甲戌朔五十分入食限臧氏壽恭以三統法推是年閏在五月前正月丁未朔二月丙子朔三月丙午朔四月乙亥朔閏月乙巳朔五月甲戌朔又是年冬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也戊子小寒三月十三日甲辰大寒二月二十九日己未立春三月十四日甲戌驚蟄三月二十九日己丑雨水四月十五日甲辰春分四月三十日庚申穀雨閏月十六日乙亥清明五月二

日是月十七日庚寅立夏以後純乾用事故大史曰在此月也五月甲戌朔距春分已三十一日不及立夏十七日故曰日過分而未至葢是年魯厤失閏故魯史以爲六月也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疏〕賁渾戎左傳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注〕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疏〕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郭注亦謂之孛云欃槍妖星別名也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御覽引合誠圖云赤彗火精如火曜長七尺○注三孛至錄之○或言入者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或言于者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傳皆云孛者何彗星也是三處皆發問正以言入言于言方有異嫌孛亦異是以俱問錄之三傳皆云何以書記異也其言于大辰何〔注〕據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疏〕注據北至入于○郎于北斗是也○注大辰非常名○舊疏云正以東方七宿皆謂之辰故曰大辰非七宿之常名而經舉之因以爲難按此謂恆星中無大辰名也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注〕大火謂心〔疏〕大火謂心○襄九年左傳心也郭注云大火心也左傳爲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候主焉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說文農字解云辰時也又云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皆可以爲大辰楚辭遠遊云奇傅說之託辰星王注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文選注引法言宋注辰龍星也故房心尾通有辰名故說文舉房小正言廢自無二義穀梁傳云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范注引劉向曰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也舊疏云釋天云柳鶉火者正以柳在南方亦可爲出火之候故也不謂心星非大火然則爾雅不言心爲大火者文不備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唐虞夏皆五月昏火中故堯典以星火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是也周秦則六月昏火中故左氏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

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月令云季夏之月昏火中是也然則周秦上較虞夏星候差及一次此昏旦中星所以不同也火至初秋則昏見於西詩云七月流火是也火以三月始出九月之昏始入十月之昏則伏左氏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左傳云西及漢杜云夏之八月辰星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彼疏云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大辰是房心尾也其星處東方時在角星北故以八月之昏角是與日俱沒大辰見於西方也天漢在箕斗間故是時天漢西南東北邪列於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也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而東及天漢也大火爲大辰疏爾雅釋天云大火謂之大辰左傳故心爲大火亦止謂之辰左傳昭元年遷閼伯於商丘襄九年大火爲大辰或食於心是主辰注辰大火也國語晉語且以辰出而參入韋注同伐爲大辰注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疏注伐謂參伐也○舊疏云正以言伐謂參伐與參爲一候故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故罰者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考工記輈人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通義云參伐連體六星故舉伐以統參正猶考工記云熊旗六旒以象伐也夏小正五

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詩召南維參與昴傳參伐也國語晉語而以參入注參伐也文選注引法言宋注參虎星也亦爲辰參互對辰爲龍星故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高注參西方白虎之宿詩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禮記疏引運斗樞云參伐主斬艾示威行法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索隱引宋均曰左守也旅猶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艾除凶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參宿中橫三星其外左右肩左右足四星又中橫三星之旁有三星下垂曰伐是伐與參連體而九星也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是其證也此疏謂與參連體而六星疑是字畫之誤但詩綢繆傳曰三星參也又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則此疏不爲無據矣按疏言六星謂伐三星與參正體三星爲六不數其外四星故也參之正體三星故與心同稱三也詩小星疏云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同故周禮以象伐也明伐得統參也公羊曰伐爲大辰演孔圖云參以斬伐皆互舉相見之文故毛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注大火至大辰○說文辰房星天時也又云參商星也辰爲東方宿參爲西方宿用以紀時故皆謂之大辰以別於餘星也北辰居中視以定參辰之度故亦謂之大辰大辰有三同名異實故下注云

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是也說者以北辰爲大端指心小端指伐非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注辰時也○詩齊風東方未明云不能辰夜傳辰時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靁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此達厂聲也又晨字下云辰時也

辰注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亦者兩相須之意疏注北辰至之意○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周禮大宗伯疏引元命包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三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繁露奉本云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衞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干載而人寶是以三伐傳決疑焉按此多誤字大率亦以大辰爲恒星之主皆取則焉釋天郭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索隱引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大陰則無光行大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按廣雅釋言

極中也故諸家並以北極爲天中舊疏引爾雅李注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論語爲政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邢氏爾雅義疏云說者謂北極五星第五爲天樞最小是不動處然實不動處猶在樞星之下今按樞星非不動但其動也微人所不見故以爲不動耳按天官書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棓又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文選注引天官星占北辰一名天極天官書之太一易釋文引馬融說以太極爲北辰索隱引文耀鉤謂之中宮大帝周禮疏引鄭氏說謂之天皇大帝耀魄寶索隱引合誠圖又爲紫微宮也初學記引合誠圖又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舊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大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違其何氏兩解乎許氏宗彥北極說云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注公羊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極以別心伐今北極甚小不易辨周髀

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繫繫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之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是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之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其云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言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何以書記異也〈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亾〈疏〉杜云妖變非常故書繁露奉本云海內之心懸於天子彊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幷吉凶不以其行有星茀于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簒弒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注心者至之宮○舊疏云春秋說文星經亦云天官書心爲明堂房爲府曰天駟索隱引春秋說題詞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

之宮詩汎厭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宋均注房既近心爲明堂又別爲天府及天駟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房四星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兩口銜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天心宋均注心爲天王布政之宮萬物須之乃成所以喜也今於口間士移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士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詩疏引元命包云心爲天王周禮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莊七年疏引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大星天王位房心連體故皆有天王明堂布政之象○注亦爲孛者亦如北斗爲彗所孛矣○注彗者至之象○一切經音義引孫炎爾雅注妖星也四曰彗天官書歲星之精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天文志欃槍棓彗雖異名埽星本類星末類彗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是爲邪亂之氣也左傳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占經引演孔圖云海精死彗星出彗星出則國樞橛橛猶蹶也御覽引五行傳云彗者去穢布新也此天所以去無道而建有德也○注是後至以亾○五行志下之下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在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

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匄子朝楚出也時楚彊宋衞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卽位子匄子朝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朝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怒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入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慧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往年吾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宋大辰之墟陳太昊之墟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宋衞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大昊虛虛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衞顓頊虛心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旣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按劉子駿古文家說與公羊異占經引感精符云孛星賊起光入大辰者將有陰謀以邪犯正與天子爭勢居位者大臣謀主兩主並立周分之異也與今文說近其周分爲二天下兩主者謂敬王在成周王猛居王城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又言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謂敬王也又云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是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事也舊疏引運斗樞云星孛賊起守大辰於五堂亂兵塡門三王事周以分是也三王者謂王猛子朝與敬王主也王猛篡立卒後子朝繼之恆與敬王相距故直云天下兩主也宋南里以叛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疏杜云長岸楚地大事表云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夾國志云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歷代爲建康西偏之要地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峨眉山今元和志不載此說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於越敗吳于醉李疏舊疏云經文言戰而傳以詐戰問之者正以夷狄質薄不能結日偏戰今此兩夷而言戰故以詐戰難之○注據於至醉李○見定十四

年彼此皆是兩夷不言戰故據爲難釋文作醉李云本或作醉

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疏注俱無勝負不可言敗

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注不月者略兩夷○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此詐戰不月故言略兩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一終

子汝棻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六十四

昭十八年盡二十二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壬午月之十五日鄂本災作灾誤

何以書疏通義云据衛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何異爾疏通義云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曷爲以異書異其同日而俱災也疏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

若日無天下云爾疏與僖十四年書沙鹿崩成五年書梁山崩同○注詩云至象也○詩曹風鳲鳩篇文荀子君子篇楊注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呂覽盡數篇昔者先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

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通義云三國爲衆況至於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注是後至云爾○毛本天誤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匄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衛陳鄭亦皆亡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臯也與何義皆大同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刺周室之微弱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責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六月邾婁人入鄫疏杜云鄫國今琅邪開陽縣又云鄫妘姓國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鄫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疏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表云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僖二十五年左傳秦晉伐鄀過析隈卽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昭王發兵下武關攻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宏農故楚之白羽邑水經注丹水篇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卽析之北鄉又東入析縣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注蔡世子般弒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弒爾非實弒也疏注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許亦中國而日故解之明彼爲實弒此爲加弒故與彼異加弒事見下葬許悼公傳文夷狄賤故注云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是也穀梁傳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范云蔡世子般實弒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弒而日知其不弒則買正卒也杜云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孔疏云實非止弒言書曰弒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弒也又引釋例云醫非三公羊義疏六十四

世不服其藥占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加弒之說三傳皆同惟書日之義各殊爾包氏愼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注〉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疏〉注季氏至之應○舊疏云謂稍稍盛也往前豹竊爲政自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遂出昭公矣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年彼傳云郟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是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十行本闕誤國五行志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禁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義怡大同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不成于弒也**〈疏〉經傳釋詞云于猶爲也詩鄘風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作爲楚室作爲楚室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此不成于弒也言不成爲弒也穀梁傳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繁露玉杯云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慆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

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董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爲加弒也然盾非止可比出不越竟反不討賊詞嚴義正盾獄定矣釋文作于殺云音試下于殺加殺皆同唐石經諸本作弒昌爲不成于弒注據將而誅之疏注據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加誅此明書弒君爲不成于弒故難之止進藥而藥殺也注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卒疏注時悼至而死○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昌爲加弒焉爾注據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疏墨子非攻篇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今有醫於此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此正春秋責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注嘗度其所堪皆所以盡子道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疏注樂

正至名聞○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容門弟子問述曾子聞諸夫子語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五日而不食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子是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者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脫然疾除貌也言稍息得其節疏舊疏云言子春視疾之時少如可時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觀其顏色力少如弱時則損一飯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又觀其色力似寒時則加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又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煖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而愈按所謂先意承志是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不解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也○注脫然至其節○國語魯語求說其侮注說古脫字猶除也是脫有除義故脫然爲疾除貌也易遯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後漢書隗囂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者左氏昭二十傳相從爲愈注愈差也文選風賦愈病析酲注愈猶差也禮記三年問痛甚者其愈遲釋文愈差也差猶瘥言病

脫除而瘥也由寒煖飢飽消息有節樂正子加損皆得其宜故也 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

加弒焉爾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疏洪氏亮吉左傳詁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失其至之宜○通義云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也○注失其寒温補瀉之宜 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

止也注聽治止罪疏注聽治至罪○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弒之也注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新序七云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未遍年而死故春秋義之子政習穀梁故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殷者過與故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按今例過失殺祖父母猶議斬猶春秋責止意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

也注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疏注原止至

赦之○隱元年傳注所謂原心定罪也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疏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商臣殺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所以責楚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按錢氏所論亦是然非公羊家義也通義云書葬者起非實弒也蔡景公亦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負芻名春秋爲之諱殺喜時不欲負芻有篡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卽止自責而責之者猶附於藥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爲也設有不肖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温之宜温故寒之亦曰藥誤乎疾不可爲也是尙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弒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奔晉

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實哀慕咎悔以殞其身者也或因彼文遂疑止實酖弒若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書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以加弒爲過是必以誤殺父爲無罪苟以加弒殺父爲無罪卽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晦按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乙與丙爭言相鬬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爲父子至親也聞其鬬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固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蓋彼以甲于乙父甲毆丙誤傷父過失傷與許止同也後漢書霍諝傳春秋之義原心定過赦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重王法是也○注明止至是也○舊疏云正以此傳但有赦止之文無善止之處故云但得免罪而已按春秋定六年有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文此後不見卒葬知繼立者斯也穀梁作虺新序作緯虺緯古音在脂部斯音古韻在之部之脂音近故多通也經云許世子止明斯非世子止由止雖免罪不得繼體故斯得以次當立也舊疏云若止宜立而斯篡之經書立晉以爲惡晉之文也左氏以爲奔晉穀梁以爲自責而死善善從長穀梁近是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疏〕穀梁鄸作夢彼釋文云夢或作蔑文邑部無鄸字玉篇始加邑作鄸廣韻因之以此知公羊左氏作鄸皆後人增邑穀梁作夢當是古文杜云鄸曹邑玉篇邑部同廣韻一東鄸邑名在魯郡大事表云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饗城曹之鄸邑也一作大鄉在今曹州府曹縣北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注〕据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出者此云至奔異○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本疏標起訖云注据始至言此舊於此下有比者非○注据始亦作自當据正謂春秋凡始者閩監毛本亦改此爲自按此本疏標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彼自因奔而入叛邑復由叛邑出奔故書自與此始出奔卽言自者殊也〔注〕畔也〔注〕時會盜鄸以奔宋〔疏〕

注會盜至奔宋○葢與邾婁庶其以漆閭丘奔魯莒庶
其以牟婁及防茲奔魯者同皆竊地以叛奔他國也畔則
曷爲不言其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期疏注言叛至庶期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期改其非鄂本及此本疏標起訖皆
作庶期又鄂本以畔作以鄭此誤按紹熙本作以鄭期作其
當据正言若作叛文當如襄二十一年邾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据
來奔例書曹公孫會以鄭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据
以難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左傳作欣時經義知新記說文
狊从犬示聲讀又若銀狊从犬
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文疏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鄭
故也通義云不言以鄭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
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爲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揜爾
何賢乎公子喜時注據喜時不書疏毛本子誤羊○注据喜
曹羈叔肸春秋賢之者皆書見經郎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
陳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今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
矣故難之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則

未知公子喜時從與注喜時曹伯廬弟
爲廬之庶子者葢所見本異也按吳世家集解引服虔以
臧負芻庶兄是子臧卽喜時也則負芻爲兄子臧爲弟以左
傳季札語推之似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
喜時爲負芻弟
時庶兄○鄂本庶作從
按何義與服虔說同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注古者諸
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
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疏注古者至不虞
○舊疏云春秋說文校勘記閩監毛本與作興此誤解云言率興守國興衆
也又云釋文絮女居反說文絮編也段玉裁云釋文當作
絮左傳閔二年云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又曰君行
則守有守則從葢守者次適也禮記文王世子曰
其在軍則守于公禰疏在軍謂庶子從行者或時次宜
公禰行主此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彼注云
爲君者謂若太子母弟也又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
以椑從注親身棺曰椑絮者說文絮編也一曰敝絮也說文
作絮舊疏云絮謂新綿卽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
○注或時至疑之○舊疏云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

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時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按左傳爲主于師者葢喜時也在師中爲喪主也負芻宣公之長庶子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弒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宣公母弟次宜爲君喜時不受新序七云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喜時爲宣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疏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乃反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將見子臧於周天子子臧曰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晉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歸成公於曹吳越春秋一札曰昔曹伯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注適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皆本左氏爲說然果皆庶子則負芻長喜時幼其不立宜何賢其讓時喜時以次當立負芻篡有喜時退而不爭所以爲賢也當主猶言當國也遂巡者爾雅釋言遂退也後漢書

隗囂傳注遂巡不進也亦作遂逡鄭固碑遂逡退讓是也亦作遂循文選注引廣雅遂循卻退也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注不遷怒也疏注不遷怒也○論語雍也篇不遷怒是也白虎通五行云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冬也鹽鐵論周秦篇問惡惡止其人善善及子孫疏漢書丙吉傳益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五行云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後漢書楊修傳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又劉愷傳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注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鄭爲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疏後漢書盧植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殊禮卽此爲諱之屬也○注君子至

之叛○正以畔臣宜在誅絕之科是爲後患春秋爲賢者諱故不使有也通義云非謂賢者子孫叛遂無罪此春秋託王義以爲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蹈大辟可無宥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撥亂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之敎以讓爲首君興讓則息兵臣興讓則息貪庶人興讓則息訟故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凡經稱讓國者五叔術前矣目夷喜時兼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罹於患難春秋沒其事并沒其名而第託他事以見賢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即皆有讓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免僚于篡弒之禍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新序七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按褒其後則用公羊義也○注不通以及其後則用公羊義也○下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通至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此若如通濫文宜云公孫會以鄫出奔宋今不然者正以喜時本正當立是有國也有明王起興滅國繼絕世當還其國不僅通鄫邑爲小國而已叔術以讓國之功僅除其妻嫂之罪故次於喜時裁足通濫以爲小國爾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釋文輒左氏作鄾穀梁釋文云輒如字或云音近鄾左氏作鄾又云輒本亦作鄾劉兆云如見絆鄾也經義雜記云說文馬部罵絆足也从网足不能相過如馬之鄾絆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罵其跳湯其扁跳者跨也鄭注發聲也跨步足不能相過也

母兄稱兄〈疏〉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

注據立嫡以長〈疏〉注據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是也

兄何以不立注

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惡疾謂瘖聾盲瘻禿跛傴

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疏〉穀梁傳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鄾楚謂之輒彼釋文鄾音其劉兆云鄾連併也趾公羊義疏六十四

也經義雜記云綦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踧當从宋刻注疏本作踧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韻踧遵須切司馬光類篇踧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耳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二十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踧疑非是按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疑今穀梁傳能爲衍文惡疾不立者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傳衞侯元有兄繫白虎通封公侯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是也○注惡疾至屬也○通義云注廣言諸疾爾輒之疾則跛屬也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嫡以長而有衞侯之兄者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即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按瘖者說文疒部瘖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病瘖喑然無聲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使人瘖索隱瘖失音也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注瘖不能言者漢書外戚傳飲瘖藥注瘖不能言也亦作喑文六年穀梁傳上泄則謂不得言語也晉語瞽下闇則上聾是也瞽師云其聞不若聾注聾無所聞也文下闇則喑是也聾者呂覽尊師云瞽聾喑啞不能言也亦作暗墨子親士云近臣則暗遠臣則蔽也

選注引蒼頡篇聾耳不聞也釋名又云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內聽不察也說文耳部聾無聞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聞宮商曰聾因謂愚闇爲聾宣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注聾闇也是也盲者釋名又云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又盡數云處曰所見也又云目不見青黃曰盲韓非子解老云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說文目部盲無牟子漢書杜欽傳家富而目偏盲目無見也是也瞽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瞽惡疾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英山有鳥名曰肥遺食之已瘻注瘻惡病也或曰惡創素問經風論云瘻者有榮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蓋即莊二十年齊大災傳之痢也注痢者邪亂之氣所生禿容云禿者無髮呂覽盡數云輕水所多禿與癭人注禿無髮也說文禾部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又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髽注禿者無髮問疾禿者不免同此義也跛者廣雅釋詁簸蹇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跛蹇行不正也禮記曲禮云立毋跛注跛偏任也說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曰足排之讀若彼禮記王制云瘖聾跛躄疏跛躄謂足不能行問喪云

跛者不踊釋文跛足廢也釋名釋姿容云蹇跛蹇也病不能作事傴者廣雅釋言云傴僂也荀子儒效云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注傴僂也又釋詁云傴曲也僂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曲脊謂之傴僂素問刺禁論云刺脊間中髓爲傴注傴謂傴僂身跪曲也呂覽明理云盲禿傴尰注傴僂俯者也又盡數云苦水所多尰與傴人注傴脊疾也荀子王制云是傴巫跛覡之事也注傴巫跛覡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說文人部傴僂也僂尰也周公讒巫說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僂或言背僂漢書蔡義傳行步俯僂注僂曲背也因謂恭敬爲傴僂僂謂其俯身鞠躬有似曲脊之人故昭七年左傳一命而傴再命而婁史記注引服虔云傴僂俯皆恭敬之貌也是也○注書者至親也○穀梁傳曰衞侯衞侯累也注凱曰諸侯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衞公子而斥言衞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亦本何氏爲義○注公子至名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非此言之以絕之亦別嫌明疑之義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此言之以絕之亦別嫌明疑之義正名見論語子路篇繁露玉英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是也若然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彼不言絕之者彼方稱字兄賢況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方在逸民之科無爲嫌也輒本有爲君之道徒以廢

疾不立尊卑難明故特書之以張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疏注月者至防之○正以春秋之義時者成七年冬衞孫林父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是也通義云趙汸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劫宋公取太子爲質見討而出故書月以異之比於宋萬王子朝之例按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同例明彊禦也是也其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亦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是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疏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有辛卯月之七日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疏左氏穀梁畔作叛畔同音叛正字

畔段借也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
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薈所見異也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
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宋南里者

略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疏注因諸至喻也○
人之地云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故作放當據正按紹熙本
亦作放舊疏云舊說云郎博物志云周曰囿圖齊曰因諸是
也通義云畔臣從刑人情事爲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
囚徒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爲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
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興師圍宋九
月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乃爲卻四十里而舍于盧門之
闔則盧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
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
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
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陛牢自同出繫
從夏至春歷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
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
于鄭獄乎解詁謂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明非拘繫卽此
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囹圄爲比按周禮司寇寘之圜土而

施職事焉以圜土中不必皆死囚故司圜職掌收教罷民有
上罪三軍而舍中罪二軍而舍下罪一軍而舍之別齊因諸
宋南里蓋卽此皆罪不至死而放繫之此而任之事而收教
之者亂民爲逆多劫獄人必厚垣高墉故可據之以畔豈肯伏處陛牢自同出繫所
見未免拘矣若僅如穀梁說以南里爲南鄙其義曷可此傳
何必以齊因諸爲喻豈南里不必國國皆然何氏所謂放者如近世徒流之比故不
必定繫城內特後代徒流係罪定之名周時或但收教弗使
冠飾令其能改爾彼又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注出謂
逃亡明亦拘繫非獄而何博物志但有齊曰因諸無宋曰南
里特文不備耳果有此語未爲不可○注宋樂至舉國○校
勘記云毛本世誤公羊作世心左氏作大心二
十五年釋文可證嚴燕說又出不言宋云鄂本此下疊言宋
二字此脫按紹熙本亦作世卽定十一年宋樂世心自曹入
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舊疏云何氏特引此
事者正以自外而入與此相似而不繫宋故須解之正以於
國家尤危故繫國春秋凡重舉國者皆有所繫通義謂以南
里非地名故繫宋亦非若不書宋但云
入于南里以畔亦不嫌南里非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周有簒禍疏注是後周有簒
禍○舊疏云在

明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臧氏壽恭推是歲正月癸未朔大二月癸丑朔小三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痤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有乙亥月之十五日舊疏云左氏穀梁作叔輒按差繆略云輒公羊作痤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又引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奕定本或培或墮培河上公作載王弼作挫輒从耳聲不得入支部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按彼傳東者東國也春秋異文箋云朱與東形勢相似或篆文殘脫致譌爲東穀梁遂以東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從穀梁說也當以左氏爲正○注出奔至篡也○舊疏云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故也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

而立東國朱懇于楚注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史記管蔡世家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注大國至略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此時故解之穀梁傳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注奔既罪矣又奔仇國惡莫大焉與此惡背中國而與楚略之義同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

〔疏〕注前出至誅也○出奔在上二十年已絕者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其位卽絕故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是欒盈雖入于晉入于曲沃猶不得爲大夫已絕故也賤者卽上二十一年宋華亥以下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注略叛臣從刑人是也復錄宋者以其專勢犯君當誅故也包氏愼言云二十一年傳南里者何若曰

因諸者然是入南里爲劫獄散囚以抗君也非稱兵非據地而亦曰畔歷夏秋冬三時而始出奔與畔無異出著自南里敵國也按包以自南里爲敵國亦通○注言自至國去○舊疏云謂言自宋南里者欲別於宋萬出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者故也

大蒐于昌姦〔疏〕釋文昌姦二傳作昌間間姦音同大蒐作大溲云本亦作蒐唐石經諸本作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有乙丑月之十九日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注謂王猛之事○卽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是也

何言乎王室亂〔注〕據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注據天至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亂之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故據以難〔疏〕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事悉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故正王可知也不爲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疏〕注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說文宀部宮室也室實也詩鄘風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注宮猶室也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謂之故斥言王室也○注刺周至王室○上十八年疏引此作刺周室之微弱當据補通義云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謂子猛子朝皆非正適共篡敬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注探下言之漢書劉向傳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又云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是也舊疏云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

侯勤王之事故也○注不言至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注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爲正王以責諸侯也○注傳不至知也○校勘記出故正王可知也云疏引作皆可知明傳言不及外一語括上諸事也既云傳以言不及外即是外諸侯當責可知故須正王號以起之蓋謂敬王爲王矣此公羊之義與史記左傳敘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愛子朝欲立之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立丐是爲敬王左傳大同惟無子朝攻殺王猛事以王猛敬王皆劉單所立不以王猛爲耶庶也○注不爲至救之○正以春秋之義爲尊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而不救故不得諱也通義云前此頹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替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殷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緡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孔氏蓋以齊詩五際之義爲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疏〉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注洛水篇又東濁水注之郎古黃水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郎此亭也續漢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湟水劉昭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杜預

云在縣西北通義云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其稱王猛何注據未踰年稱子踰年稱公此未踰年稱王故據以難○疏注未至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未踰年已葬當稱子

當國也〈注〉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爲重者時猛尚幼以二子爲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二子不舉重者尊同

罹等〈疏〉注時欲至國也○隱元年傳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時猛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稱王猛見當國也通義云稱王猛所以爲當國者春秋以王比十五國也公羊禮說云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王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不當稱王而稱王其當國之情可見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子猛或書王猛微言大義繫於此矣問者曰何以下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王猛之篡不明故一年之內書王明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爲篡也書子見其

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于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必兩書王猛入于王城猶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不書王安知以國氏而起入爲篡乎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爲風矣按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注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與公羊義同○注錄居至見也○舊疏云當國之人未成爲王理宜略之而錄其居者春秋刺其篡逆若不書云王猛居于皇則其當國之事無由見也○注不舉至意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毛本舉誤居舊疏云春秋皆舉重是以下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其大夫以之今不舉重故如此解云行二子意辭也者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嗣王崩尹氏黨于朝劉氏單氏黨于猛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問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至是八年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動搖王室之亂實萌于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嫡則王猛亦非嫡子弟也不然則子朝以庶篡嫡晉士伯又何必立哉○注二子至權等○原文闕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杜云王城郟鄏今河南縣公羊問答云問此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鄩鄏爲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謂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于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謚據本初而言故言東周然謂公羊傳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齊氏召南考證云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益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言鎬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

戰國後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爲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又引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漢之雒陽縣周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彼疏引論語吾其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周公之敎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晰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爲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主○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自誤故主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月下疏引作自號西周王其言入何注據非成周疏云公羊之義以成周爲正居故言此矣是以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鞏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鞏辭言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

別輕重也疏注故從至事也○春秋立納入皆爲鞏辭此書入知鞏矣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注猛非正也通義云天王入于成周不爲鞏此知爲鞏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鞏可知矣本句當立故猛爲鞏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注不言至師也○此決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稱周故也是以成周爲正居也○注不月至重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者字舊疏云春秋大國鞏例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以其禍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禍小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今此入王城鞏天子其禍實如大國之例而不月正以本無可與別輕重之義是以時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據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疏注據子卒不言名○卽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通義云據天王崩不名卽此爲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其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以春秋上下無其事故也舊疏云僖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書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而言外者正以內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書故也不與當也不與當

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秋纂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纂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三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纂辭故從得位卒明其爲纂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疏〉〈注〉春秋至辭也○後漢書楊震傳故經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以防纂也然纂已成者雖非子繼弟及亦止得與故齊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于柯及齊侯小白卒衛人立晉後宋公衛侯遇于垂及衛侯晉卒皆如成君辭也○注猛未至當卒○校勘記出三者皆不當卒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是也猛既未悉得京師纂仍未成自不得如成君書卒又外未踰年君亦不合卒曲禮疏云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孔疏特引以證稱子稱名非謂許其卒也是二者皆不合卒也○注卒又至纂也○校勘記鄂本無卒字當據正舊疏云既不合卒今書其名非欲成其爲君但嫌上經入于王城之時無成周之文恐其非纂辭故從其得位而書卒正欲明爲纂故也通義云壽死而匄及正也猛非亥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注日者至君例○舊疏云纂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然以明其纂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從外未踰年君例者僖九年注弒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彼奚齊書時故注如彼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酉朔據麻爲月之二日大十一月十二月朔卽爲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劉孝孫推春秋日食亦以癸酉爲朔日或藉後歲之分以成日也一行大衍麻以爲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五行志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戊寅朔小二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蓋杜預不置閏也故與三統殊○注是後至子邑○見下二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衛在心天子之象

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與何氏異然皆以占周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二終

子汝荼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